善牧與迷羔：

訪 Carlo Ginzburg 兼記義大利波隆納大學默作凡德收藏的中文天主教文獻



Carlo 與平一（羅士傑攝於臺北孔廟，2015.09.13）

祝平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39 期　2022.12

晚明以來入華的天主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活動，以書信和各式各樣的報告寄回歐洲。這些文件通常收藏在歐洲各地的檔案館。但是除了這些大宗的收藏外，還有很多傳教士各類的書信散落在各個大學的圖書館或博物館。這些零散的文件，即使要刻意收集，通常也要花費不少精力和金錢。一般都拜因緣之賜，學者才會蒐羅到這些文件。本文所發表的文獻便是我拜訪 Carlo Ginzburg 時，在波隆納大學（Alma Mater Studiorum - Università di Bologna）所收集。

二〇一六年我應佩魯賈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erugia）之邀，在當地當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我趁著這個時候，拜訪我以前的老師 Carlo Ginzburg。當我寫信給 Carlo，說要去看他時，他似乎嚇了一跳。他去年來臺擔任傅斯年講座時，客氣地請我有空去波隆納作客；但他大概沒想到，我眞的來了。

在一個寒冷的陰雨天，我到了波隆納。這是一個樓下都是精品店的拱廊中古城，看來很不協調。算是活化古蹟，讓消失的過去和現在共存共榮的一種方式吧。

Carlo 很貼心地安排我在佩魯賈大學演講後的次日去找他。其實演講對我來說雖然緊張，但比起和他見面，眞的不算什麼。我的時間任他安排。不過，他不斷地強調他很忙，只有一個很小的空檔可以和我見面。這我也可以理解。以他的聲望、地位，很忙完全可以理解。我能抓到時間見他，已是萬幸。我就是來問候一下他老人家，但他後來似乎忘了和我約的是中午，還說我們可以小酌一番。我提醒他我們約的是中午。「在中午？Why not,」他說。既然是中午，他要帶我去看古城。哇，這是世界級的嚮導。我很不好意思，但心花怒放。

我怕趕不及，決定前一天在佛羅倫斯過夜。我抵達波隆納時，又濕又冷，實在很怕老先生會在逛街時，因和我談話分神而滑倒。所以我到旅宿後，立刻改時間。老人家只說，任隨君便。後來我才知道，和老人家約，只要順著他就是了。自己改來改去，反而讓他不知所措。

波隆納是歐洲第一所大學，所以我很好奇他們有沒有中文古籍。我找到一篇義大利文介紹除了羅馬以外的中文天主教資料，長度只有一頁。在我來前，Carlo 告訴了我圖書館的網址，而且說這個圖書館裡有一堆寶。上網查了一些和中國相關的善本書，不少是拉丁文、義大利文的手稿。對只能讀英文的我，那些寶我都用不上，懊惱自己爲何沒多學外語。我以前的經驗是這類東方語言的書常另外著錄，不見得放在電腦目錄裡頭。老先生怕我白跑，特地問了善本室的人，找到了少數的中文文獻。在東亞世界裡所謂的善本書，在歐洲常分在手稿（manuscripts）中，而非圖書。他不但傳

* 本文感謝主角 Carlo Ginzburg、我的接待人黃曉星（Ester Bianchi）、Nicoletta Celli 和孔令偉、劉世珣以及 Tommaso Previato 協助查詢各種相關資料。

來館員給他的書目，而且還聯絡了檔案館員協助我提件。很忙的老師，如此厚待學生，實在讓我十分感動。

旅行向來是單身的懲罰：獨自一人，卻總要付兩人份的房錢；卻是一個人的救贖，這次也沒例外。托 Nicoletta Celli 的福，我住到學校的招待所。比外面便宜些，而且離市中心近。但這個地方從外面看來有點怪，幾乎沒窗戶，所有的窗子都向著中間的庭院開。原來這裡本來是修道院，後來改爲監獄。難怪有這麼奇特的結構。室內一直有股怪怪似煤油的味道。

架好電腦後，才發現沒帶充電線。我立刻和 Carlo 通信，怕電池耗盡，無法聯繫。他顯然很擔心我在這裡無法工作而白過了。我說我出去找過線，但沒找到。他立刻詢問我電腦的型號等細節，還打電話給一家電腦店和原廠，在寒風細雨中，帶我去找線。我說那家電腦店我去過了，他們的店員說沒線。而且我那台破電腦，可能不值得修。我想放棄，但他說再去一次吧，他甚至連價錢都問好了。於是我們又回到那家電腦店，三呼店員才出面。老先生用義大利文和店員交談後，店員拿出可變壓的充電器來試，順利解決問題。也許，店員只是懶得和外國佬溝通，但放下心理重擔的卻是 Carlo。

老先生總是客氣地問我接下來想幹什麼？我實在沒什麼想法，又濕又冷，最好是回去躲被窩。但我不敢說，也不敢說怕他滑倒。不過，既然出來了，我只好問他要逛逛，還是去坐在溫暖的咖啡廳？於是，我背著電腦，和他流浪了一下午。

他帶著我看波隆納教堂裡一些有趣的藝術作品。他對巴洛克時代的東西興趣不高，卻對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東西，瞭如指掌。讓他當導遊已經很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的是，他一直在付錢。

和 Carlo 在一起，總是很耗神。他是談話高手，不斷地拋出自己的問題，把別人的論題圈回到他有興趣的話題上。我老覺得對焦對不太上，好像我們討論的不是相同的東西。畢竟自己西洋史的修爲太淺，而 Carlo 好像又老誤解了我向他解釋的中國史的東西。我們談了一個下午，都圍在 philology and critical edition 的問題上。以前我訪德時的辦公室友，一天到晚都在分析中古抄本的流傳，作文本的流衍圖，試著推敲不同版本間的關係。但令我驚訝的是 Carlo 似乎著魔於「祖本」是決定意義的 meta-text，而且 philology 的目的似乎在恢復祖本，以及編出 critical edition（校評本），復原原意。

我：但即使是個不好的版本，後面也可能有個有趣的故事。

他：誠然。

我：那麼歐洲學者爲何如此執著於編纂 critical edition？而且常常有後來的學者批評 critical edition 編得不好？

他：中國人沒有 critical edition 的概念嗎？爲何沒有？

我：中國學者好像比較傾向收集、保留各樣的版本，進行編校，大部分的考證學者都不會隨意去改動文本，而是出註版本間的差異。這好像和西方的 critical edition 差不多？

不過，再多我也說不下去了。Carlo 承認，他那種從文本到意義都看成有點像柏拉圖式之理想圖式的想法受到很多批評。他甚至認爲書籍史中常談到書籍的物質形式影響閱讀，是個假問題。意義的存在不受外在形式的拘束，而且可以從版本的傳衍中重建（作者）的原意，即便讀者的閱讀可能背叛。

當然，我非常懷疑他的說法，但這也不是第一次。去年他來時，我們也曾就 Foucault 的一些想法針鋒相對。

和 Carlo 談話非常消耗體力和腦力，但他老人家樂此不疲，一直要戰下去。我只好高掛免戰牌，說我回去再理理資料，再想想。

「嗯，嗯，我們回家去吧。我老婆很忙，但我們家很大，總會有個角落讓我們繼續談話。」他說。

師母爲我們準備了晚餐，Carlo 則在路上買了他最愛的冰淇淋。餐後，我們又喝了幾杯。師母出來阻止我們再續。她抱怨，如果我們繼續喝下去，Carlo 可以喝到天亮。再者，她說，明天 Carlo 會很忙。原來明天他們就得開始長途旅行。Carlo 的母親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父母都是法西斯的反抗者。她母親 Natalia 的作品都已然是義大利文學中的經典，選入義大利學生的課本中。我在佩魯賈大學提到她，連科學家都知道。今年是她百年誕辰，他們全家要先到她出生的鄉下，然後到耶路撒冷見他的親戚和開一個國際紀念會。

哦，天啊。我的心都化了。在這種時候他還從容不迫，像個善牧，無微不至地照護我這個糊裡糊塗的學生！

翌日，我來到了波隆納大學的檔案館。該館藏了十多件和中國相關的傳教士文獻，許多是抄本。館員提了默作凡德檔案，其中有些中文史料。該檔案保存了默作凡德學習語文的蹤跡：抄和譯。他用各種語言翻譯同一首詩，也用各種語言寫同一張賀卡，或同一份文件。這些檔案夾便宛如一座巴別塔。

默作凡德原名 Giuseppe Gasparo Mezzofanti（1774-1849）（圖一），出生於波隆納。「默作凡德」是他自取的中文名字，見於他寫給一位中國神父中文詩的落款（圖二）。他雖謙稱這首詩爲「俚句」，但其中有幾個難字，如「鎁」、「劗」、「鐀」；而詩末典出《山海經》〈海內經〉的「璿瑰」，更顯示默作凡德的不凡中文素養。這首「俚句」顯然有炫學的成份。不過，「鎁」、「劗」、「鐀」分別是「線」、「質」、「匱」的俗體字。這是否反映著教他中文的人，是俗字用得較多的底層士人信徒？但能研讀古典經書的默作凡德，是否以俗字配俚句，並暗藏著古經的用典，以彰顯自己對於中文的掌握？默作凡德對使用各種語言來作韻文有特別的偏好，除了中文詩以外，他也常常用其他的外文作押韻的聯句。



圖一：默作凡德像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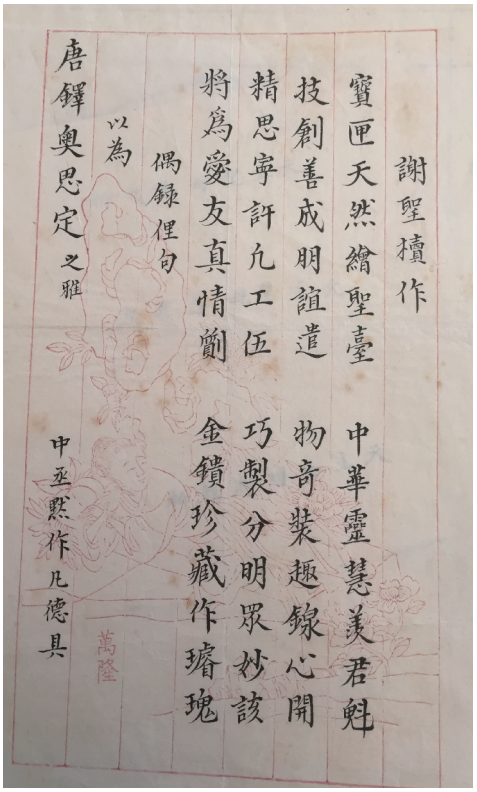
謝聖櫝作

寶匣天然繪聖臺　中華靈慧羨君魁
技創善成朋誼遺　物奇裝趣鎁心開
精思寧許凡工伍　巧製分明眾妙該
將爲愛友眞情劗　金鐀珍藏作璿瑰

偶錄俚句

以爲

唐鐸奧思定之雅　中丞默作凡德具



圖二：默作凡德的中文詩作

默作凡德是位「多語神人」（hyperpolyglot），據說他精通三十種不同的語言，而中文是其中之一。他出身於木匠家庭，父母親並未受過良好的教育。據說他幼時聽到對街學校教授的希臘文和拉丁文，便能記誦。這個神奇的故事，簡直是禪宗六祖惠能的義大利版。又傳言默作凡德曾爲了

❶ 本文有關默作凡德的生平皆出此書：Charles William Russell, *The Life of Cardinal Mezzofanti* (London: Longman, Brown, and Co., 1858). 本書的全文可見於一個學習語言的網站 http://how-to-learn-any-language.com/e/mezzofanti/index.html。

聽兩位外國死囚的告解，而在一日之間學會了他們的語言。他自認其語言天分乃是神蹟，但其實他自幼便在教會爲貧童所立的學校上學，並展露頭角，負責學校的教士因而建議他父親讓他接受更高的教育。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解散後，許多曾在外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避居於當時爲教宗國（Papal States）領地的波隆納，並成爲默作凡德學習語言的教師。他又學會了許多不同的歐洲語言和阿拉伯語。多語的比較，讓他能很快掌握一個語言的字彙和結構。在二十三歲時（1797），他成爲正式的神職人員與波隆納大學的阿拉伯語教授。然而，就在前一年（1796），拿破崙征服了義大利北部，並在次年要求波隆納大學的教授宣誓效忠於法國在義北成立的共和國。默作凡德因拒絕宣誓而於一七九八年喪失了教職。其後，北義處於法國和奧匈帝國間的征戰之中，身爲教士的默作凡德也在戰時行各種善功。他聽告解、教貧童、在醫院照護傷兵。默作凡德不止是位語言學者，也是位善牧。他充當各色人的通譯，成爲疏通巴別塔的棧樓；也因不斷聽各種外方人的語言，使他仿如一座肉身的巴別塔。

一八三一年，默作凡德來到羅馬爲教皇額我略十六世（Gregory XVI, 1765-1846）服務。羅馬本身便是一座巴別塔，它是萬國朝拜的殿堂，也是傳播福音至全世界的樞紐。默作凡德接觸到各國人士，聽到各種口音。一八三二年，他應後來的兼任南京教區宗座署理羅類斯（Bishop Lodovico Maria Besi, 1805-1871）之邀，拜訪了馬國賢（Matteo Ripa, 1692-1745）於一七三二年在那不勒斯創辦的「中國書院」（Collegio dei Cinesi），開始學習中文。據聞，他因用功過度，得了熱病，忘了他以前所學會的外語。次年，他成爲梵蒂岡圖書館的主任（Primo Custode）。❷ 多虧曾駐澳門的傳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教務副代辦翁璧玉（Raphael Umpierres）的安排，在一八三〇年代中後期，中國書院送他們的中國學生到羅馬。默作凡德約在此際與中國學生互動，花了四個月的時間重拾中文。翁璧玉謂從一八三七年後，默作凡德便已通曉中文。他的英文傳記作者 Charles William Russell（1812-1880）曾在一八四三年見證他以中文（可能是廣東話）和中國來的年輕修士交談。有趣的是，默作凡德對中文的看法。他一般以耳朵和記憶學習語言，但他認爲中文是一種視覺語言（eye-language），指的應該是中文不是拼音文字，學習的方式不同以往，因此特費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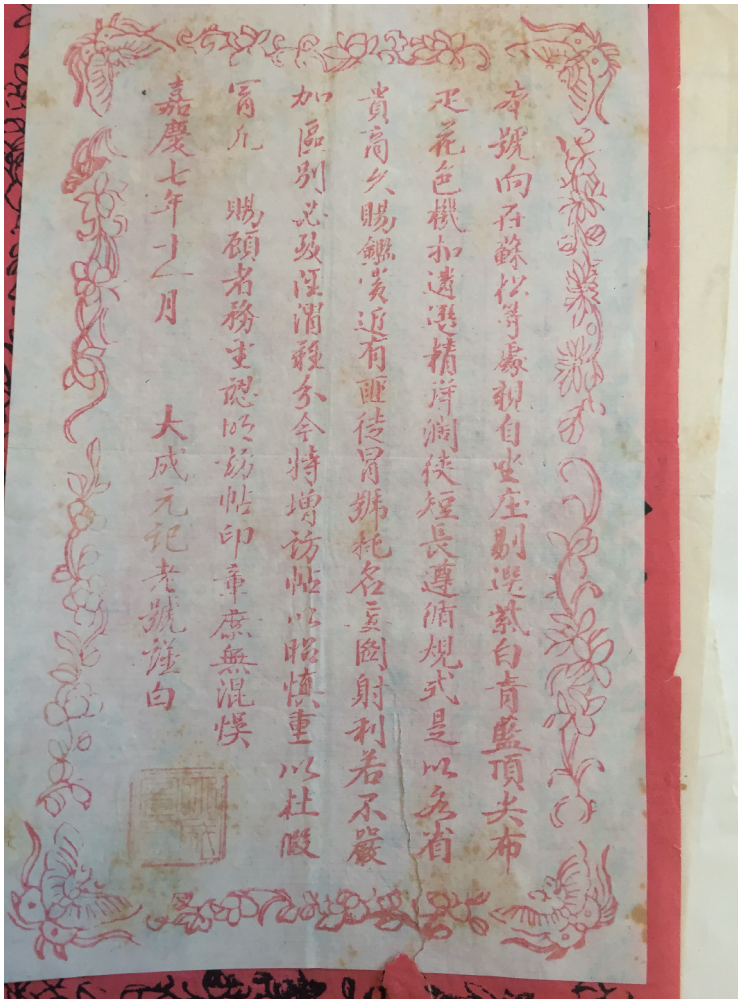
默作凡德檔案中有幾份布店的「訪帖」，這或許和他學習「視覺語言」有關。我未能查到「訪帖」的相關研究。「訪帖」的主要功能是防僞，控訴他店仿冒。在提醒顧客分辨商品的品質之際，訪帖也成爲廣告，用以招徠顧客。❸ 這幾張「訪帖」也類似僞冒，內容相近，默作凡德也許用之學習分辨相近的中文語意。這與 Carlo Ginzburg 以

❷ 梵蒂岡圖書館的館長稱爲 Cardinal Librarian，當時是 Angelo Mai（1782-1854）。館中的職員稱 Custodi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tican_Library（2022.04.07 檢閱）。

❸ 網路上查到一則琴絃訪帖的相關資訊，版主謂是「是第一個連招牌也仿冒的例子」。從默作凡德的檔案中，可以看出至少嘉慶年間已有訪帖。由於其他幾張較晚的訪帖品質較差，但未能留影以資對照，是我的疏失。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Qin_Story/On_the_Qin/Qin_Strings/Huihui_Tang_Strings/index_cht.html（2022.01.14 檢閱）。

莫瑞里（Giovanni Morelli, 1816-1891）爲例，從細微差異辨識藝術品的眞僞，討論史學方法相仿。❹二者皆從細節，分別意義（或作品眞僞）的差異。如果可以接受我在此的推測，那麼默作凡德檔案的中文資料，提供了這位「語言神人」前所未知的外語學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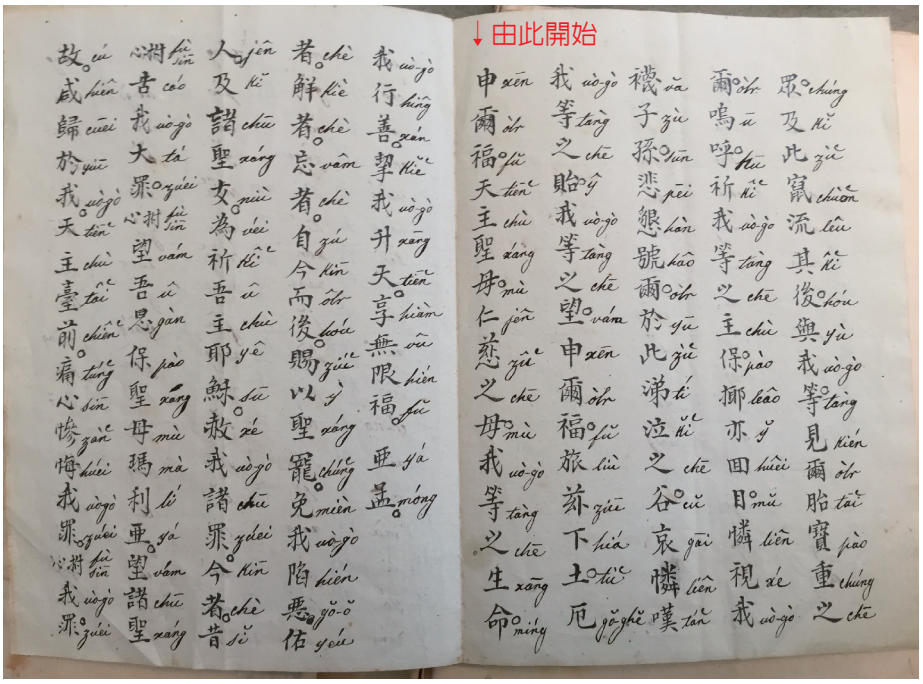
本號向在蘇松等處親自坐庄剔選紫白青藍頂尖布
疋花色機扣遴選精詳濶狹短長遵循規式是以各省
貴高久賜鑑賞近有匪徒冒號托名妄圖射利若不嚴
加區別必致涇渭難分今特增訪帖以昭愼重以杜假
冒九　賜顧者務重認明訪帖印章庶無混悞
嘉慶七年十一月　　大成元記老號謹白（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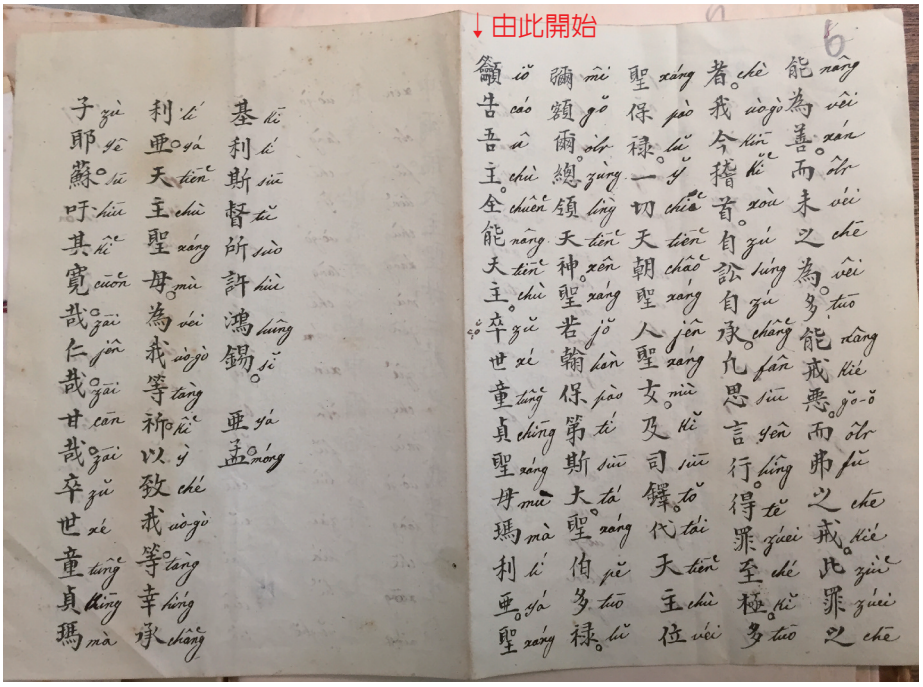
圖三：大成元記布行「訪帖」

❹ Carlo Ginzburg, “Morelli, Freud and Sherlock Holmes: Clues and Scientific Method,” *History Workshop* 9 (1980): 5-36.

檔案中另有《申爾福經》（圖四）與《解罪經》（圖五）經文之拼音。❺此二經文屬基本教義，爲司鐸與信徒入教時所當知，是相當普及的文本。默作凡德應是藉由在羅馬的中國教士之助，學習中文讀音。



圖四：《申爾福經》經文拼音



圖五：《解罪經》經文拼音

❺二書見：佚名，《天主教要》（收入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台北利氏學社，2002，第 1 冊），頁 334-336, 356-369。

默作凡德的中文修爲到底如何？或許可以由他小詩中自署的頭銜和自取的中文名字窺見一斑。他署銜「中丞」。清朝已無「中丞」之職，雖然當時人仍以之稱呼督撫等地方大員。「中丞」原爲漢朝「御史大夫」的屬官「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❻默作凡德於一八三八年晉升爲樞機主教，兼梵蒂岡圖書館主任，並在傳信部負責和中國教團、禮儀與書檢的相關事務。自署「中丞」，恰如其分地彰顯了他的地位和他使用中文古典的能力。

Mezzofanti 自譯其名爲「默作凡德」，亦謂精工，恰合於他天主教徒的身分。《聖經》中關於言辯最重要的篇章在〈約伯記〉。約伯行義，卻受盡苦難，他亦知「人於上帝前，安能爲義？若欲與辯，千難答一。」（伯 9:2-3）之理，❼但仍「欲與全能者言，與上帝辯」（伯 13:3）即便知道「我雖言之，我憂不解；我若不言，我憂其離我乎？」（伯 16:6）「我今自訴，必得稱義。有能辯折我者，我當緘默。」（伯 13:18-19）欲與上帝一言。最終，上帝從風中論約伯：「孰以無知之詞，晦我意旨乎？」（伯 38:2）並以祂的威能與創造之奧秘面折約伯。這些人難以理解的奧理，亦不過上帝之凡德。在至高無上、無所不在、全知全能的天主之前，人的語言不能傾訴其萬一，唯有沉默謙卑，難與爭辯。天主行事立功，皆默作不宣；惟「默啓」人明悟，終如約伯一般，悟入上帝之奧秘。❽

然而，言語乃人之所以爲人之屬性。爲了讓人能夠言語，上帝在人身上創造了特別的功能：「生人竒舌，無骨而能多動。……唇亦有多用。或開，或閉，或撮，亦有各種聲音不同之效。口極圓……如半球形……便于轉動。夫禽獸所以遠不逮人者，無唇，無上合半球形。喙皆尖長，視人口之平面者特異，安可同類而共論哉？」❾人類說話的器官，不但有異於動物，且「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誡欲甚警之，使訒于言矣。」❿造物主無多餘之設計。從人身的構造中，上帝已爲人類設下語言的功能：「俾之討論講習，會通歸一，于格致學問。」⓫因此，《聖經》謂：「愚者緘默亦爲智，閉口亦爲哲。」（箴 17:28）。「人所以異物者，豈僅在能言剖異？而在推誠協義，以無疚乃心，以無悖乃出者，之有以迥異于物也。」⓬信與行才是人之所以爲人之所在，而非僅是言辯。

天主教共行之「凡德」有「十四哀矜」之要項：「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顧病者、贖虜者、葬死者。」之形哀矜七端，與「啓誨愚蒙、以善勸人、慰憂者、

❻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二刷），卷一九，〈百官公卿表〉，頁 725。

❼ 本文所引用的聖經爲文理和合譯本的《新舊約全書》（上海：大英聖書公會，1919）。

❽ 尚祜卿，《補儒文告》（收入鐘鳴旦、杜鼎克、王仁芳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臺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第 4 冊），頁 146-149。

❾ 鄧玉函譯述，畢拱辰潤定，《泰西人身說概》（收入鐘鳴旦、杜鼎克、蒙曦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台北利氏學社，2009，第 4 冊），頁 453-454。

❿ 尚祜卿，《補儒文告》，頁 156-157。

⓫ 鄧玉函譯述，畢拱辰潤定，《泰西人身說概》，頁 448。

⓬ 尚祜卿，《補儒文告》，頁 149。

責有過失者、赦侮我者、恕人之弱行、爲生死祈天主。」之神哀矜。[13]默作凡德作爲一位年輕的神職人員時，便不時恭行這些日常善功。「愼勿行爾義於人前，令人見之。若然，則不獲賞於爾天父矣。故施濟勿吹角於前……惟爾施濟，勿使左手知右手所爲。」（馬 6:1-3）「默作凡德」因而是人在無限天主之前的謙卑，亦是之躬行實踐而不驕矜，「以溫柔之智，自善行而彰其工。」（雅 3:13）

天何言哉？凡德默作。對一位天主教徒而言，還有什麼比「默作凡德」更能表達自己的虔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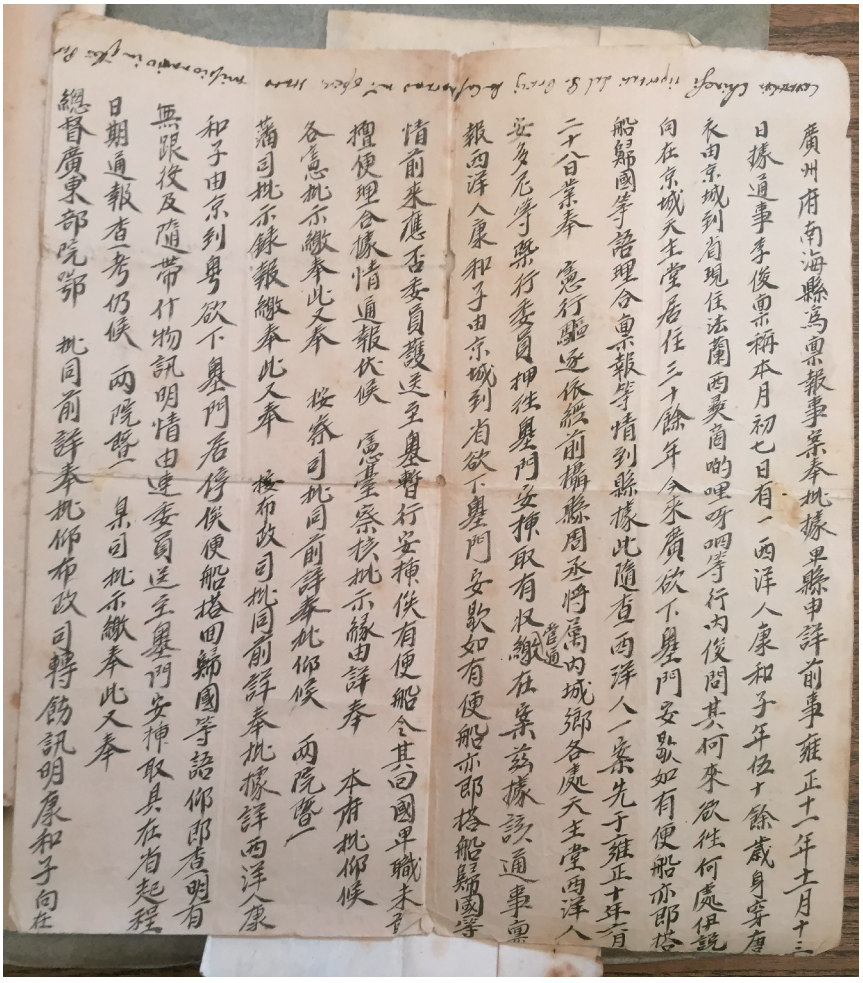
默作凡德檔案中另有廣州府南海知縣左興（?-?）[14]稟報康和子回國過程的抄件殘本（圖六～七）。

廣州府南海縣爲稟報事案奉批據卑縣申詳前事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三
日據通事李俊稟稱本月初七日有一西洋人康和子年伍十餘歲身穿唐
衣由京城到省現住法蘭西彝商啲哩呀呬等行內俊問其何來欲往何處伊說
向在京城天主堂居住三十餘年今來廣欲下舉門安歇如有便船亦即搭
船歸國等語理合稟報等情到縣據此隨查西洋人一案先于雍正十年六月
二十八日業奉　憲行驅逐依經前攝縣周丞將屬內城鄉各處天主堂西洋人
安多尼等槩行委員押往舉門安插取有收管通繳在案茲據該通事稟
報西洋人康和子由京城到省欲下舉門安歇如有便船亦即搭船歸國等
情前來應否委員護送至舉暫行安插俟有便船令其回國卑職未敢
擅便理合據情通報伏候　憲臺察核批示緣由詳奉　本府批仰候
各憲批示繳奉此又奉　按察司批同前詳奉批仰候　兩院暨
藩司批示錄報繳奉此又奉　接布政司批同前詳奉批據詳西洋人康
和子由京到粵欲下舉門居停俟便船搭回歸國等語仰即查明有
無跟役及隨帶什物訊明情由連委員送至舉門安插取具在省起程
日期通報查考仍候　兩院暨　臬司批示繳奉此又奉
總督廣東部院鄂　批同前詳奉批仰布政司轉飭訊明康和子向在
京城作何事業由京來粵有無領給路票現今有無便船可以附搭回國抑
或委員護送至舉暫行安頓之處錄供妥擬通詳核奪仍候
撫都院批示繳等因各批行到縣奉此依即飭令通事李俊查覆去後
隨據通事李俊稟據康和子供稱和係西洋進士意大理亞國人今年六

[13] 羅雅谷，《哀矜行詮》（收入鐘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5 冊），頁 1-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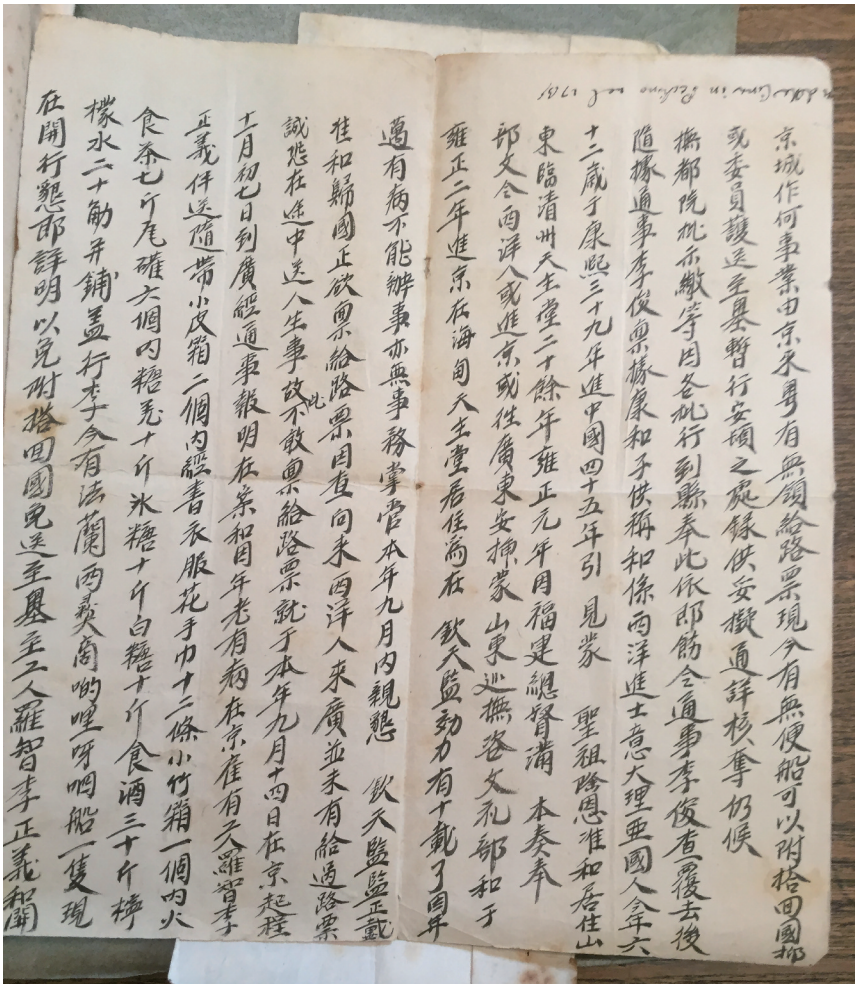
[14] 左興，字性存，安徽桐城人，以監生於雍正十年至十三年任知縣。見：魏綰修，陳張翼纂，《（乾隆）南海縣志》（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頁 132。李侍堯修，《（乾隆）廣州府志》（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1758），卷二三，頁 7b。左興簡傳見：廖大聞等修，金鼎壽纂，《（道光）桐城續修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頁 461。

十二歲于康熙三十九年進中國四十五年引　見蒙　聖祖降恩准和居住山
東臨清州天主堂二十餘年雍正元年因福建總督滿　本奏奉
部文令西洋人或進京或往廣東安插蒙山東巡撫咨文礼部和于
雍正二年進京在海甸天主堂居住爲在　欽天監効力有十載了因年
邁有病不能辦事亦無事務掌管本年九月内親懇　欽天監監正戴
准和歸國正欲稟給路票因查向來西洋人來廣並未有給過路票
誠恐在途中送人生事故此不敢稟給路票就于本年九月十四日在京起程
十一月初七日到廣經通事報明在案和因年老有病在京雇有工人羅智李
正義伴送隨帶小皮箱二個内經書衣服花手巾十二條小竹箱一個内火
食茶七斤瓦罐六個内糖姜⓯十斤冰糖十斤白糖十斤食酒三十斤檸
檬水二十觔并鋪蓋行李今有法蘭西彝商啲哩呀呬船一隻現
在開行懇即詳明以免附搭回國免送至塁至工人羅智李正義和開



圖六：廣州府南海知縣左興稟報康和子事書抄件殘本（上）

⓯「姜」當即「薑」之俗字。因無原文之字型，故以「姜」代之。



圖七：廣州府南海知縣左興稟報康和子事書抄件殘本（下）

康和子（Carolus Orazi di Castorano, O.F.M., 1673-1755），義大利人，是效力於傳信部的方濟會士。他於一七〇〇年抵達中國傳教。他在山東傳教時，因未明究裏，收容了地方教派的成員，而和在地的耶穌會士產生了矛盾。後者擔心此舉會讓朝廷誤以爲天主教和地方教派有關聯。康熙末年禮儀之爭越演越烈之際，康和子因支持教廷的立場，和耶穌會士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儘管如此，他仍接受清廷管理傳教士的政策，領了票，繼續傳教。他曾在一七一六年奉派到北京宣布教宗「自登極之日」（*Ex illa die*）的通諭，並於一七二一～一七二五年間，代理北京教區的主教。[16] 雖然反對中國禮儀，但康和子的漢學素養甚佳，在一七三二年編纂了《拉－意－漢詞典》，成

[16] R. G. Tiedeman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Heterodox Sects’ Mass Conversion and Syncretism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44 (1996): 339-382. Claudia von Collani, “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康和子 and the Jesuit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Antonianum* 91.2 (2016): 479-510. 孟德衛（D. E. Mungello）著，潘琳譯，《靈與肉：山東的天主教, 1650-1785》（*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 1650-178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 116-147。

爲日後溝通中、歐語言最有影響力的橋樑。⓱一七三三年，在秦晉副宗座代牧的建議下，康和子回到歐洲向教廷匯報中國的禮儀問題和迴護傳信部的傳教立場。翌年抵達，定居羅馬，並影響了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 1675-1758）於一七四二年重申禁止中國禮儀的通諭「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直到一七五五年去世爲止，他仍不斷研究漢學，著有《孔子傳》等書，也譯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但目的不純是爲了學術，而是爲了弄清中國禮儀的性質。⓲

抄件是任廣州府南海知縣左輿層層轉報攜帶了兩位工人和行李卻沒有路票的康和子，下住廣州法國商人處，等待回國，是否應送澳門安插。雍正皇帝於一七二四年應兩廣總督孔毓珣（?-1730）所請，將西洋人集中到廣州。雍正十年（1732），兩廣總督復請將在廣州居住的傳教士解送澳門，⓳因此南海知縣才會呈報如何處置康和子。後來的批示是不需再送澳門，讓康和子直接搭法國船回歐，康和子也的確如此回到了歐洲。

康和子的行李中，以當時在歐洲仍甚貴重的茶和經書最引人注目。經書中應是他後來繼續研究中國的資料，雖然沒有目錄，但應有他《拉－意－漢詞典》的手稿和他後來研究孔子的主要材料《孔聖家語圖》。該書爲吳嘉謨（?-c. 1619）所輯，刊於萬曆十七年（1589），主文本爲《孔子家語》，卷首配以《聖跡圖》。首引孔元措（1182-c. 1252）《祖庭廣記》將孔子描繪爲生有異相的神怪人物。⓴吳嘉謨請了當時的名家歙縣黃[應]組（1563-?）爲其雕刻圖版，當中繪有孔子作爲聖人的諸多符應。吳嘉謨認爲孔子天生異於常人，有神蹟符應不足爲異。㉑依據這樣的材料，也難怪康和子將士人之祭孔，視爲迷信之徵象。㉒康和子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十八世紀傳教士和中國教徒之闢妄醒迷，並不止是他們天主教信仰反射的刻意扭曲，而和他們所見的文本與社會現象息息相關。

默作凡德檔中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那兩封中國教友上呈教皇的信。一八一四年教廷恢復了耶穌會士教團，中國教友得知此訊，接連上書，要求派教士來華。在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之間，北京和各地教友更是接連上書教宗。㉓以下兩封信應該都是在這個脈絡下產生；收信者都是教宗額我畧十六世。信中顯示中國耶穌會教團解散後，開放內地傳教前，群羔失怙的窘狀和教友們期待歐洲傳教士再度來華的望牧之情。

⓱ 李慧，〈意大利來華方濟會士康和子的《拉意漢詞典》（1732）〉，《辭書研究》2018.5：51-62。

⓲ 李慧，〈「禮儀之爭」的反對聲音——意大利來華方濟會士康和子的漢學著作〉，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22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頁421-434。

⓳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臺北：光啓出版社，1992），頁37。

⓴ 祝平一，〈「表面工夫」：三教先天仙拼仙〉，「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吳嘉謨，字績可，漢陽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他是一位孔門的虔誠信徒，也是一位爲盡力實踐儒門理想，勞累而死的循吏。清・陶士偰修，《（乾隆）漢陽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卷三六，頁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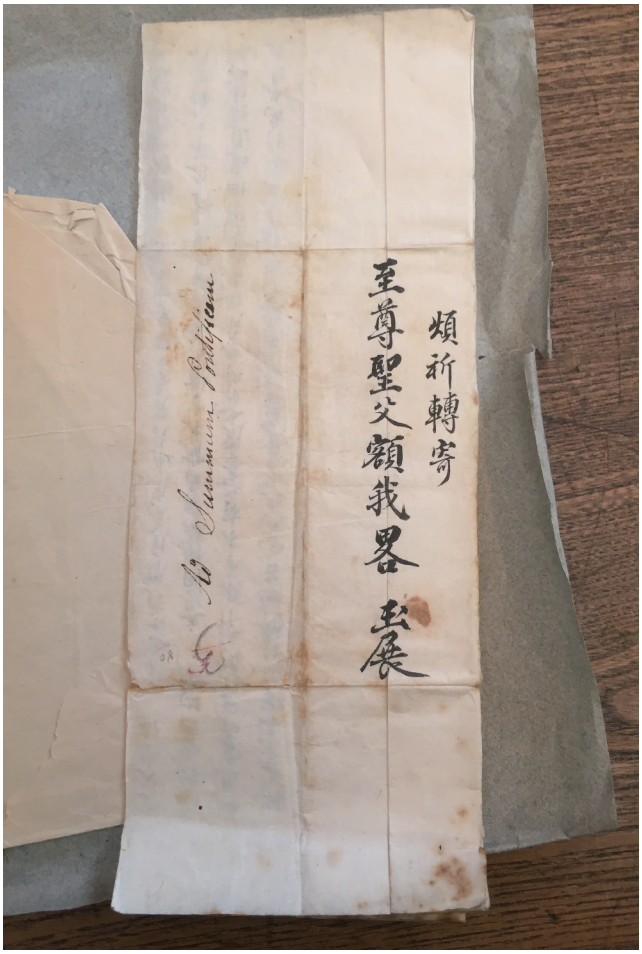
㉑ 吳嘉謨，《孔聖家語圖》（日本內閣文庫藏版，1589）。

㉒ 李慧，〈「禮儀之爭」的反對聲音——意大利來華方濟會士康和子的漢學著作〉，頁430-431。

㉓ 張澤，《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頁215。

煩祈轉寄

至尊聖父額我畧　玉展（圖八）



圖八

中國北京主教屬下眾教友等爲羊眾無依失
牧有年離羣者無算陷阱者莫数伏望
仁慈俯垂憐憫急施拯救事竊教友等方居遐域
卑汙微末尚有代牧之顧撫何敢擅行陳懇瑣
瀆
尊聽自招罪戾耶伏思
教宗爲聖會之
慈母乃眾羊之
宗牧與世俗帝王大相逕庭故普天率土遐邇異

域之人凡居聖棧者無不痌瘝於
慈懷是以羊雖眾而一或失之則
仁心之痛苦更甚於慈母愛子之切幸而得之不（圖九）

特欣慰
慈懷即
天主天神亦無不同爲喜慶者也夫一羊之得失其
関係之大若此則眾羊之失不言可知矣念及
此不得不痛泣淚零畧陳始末於
慈父大君之前溯自
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其首入中華之耶
穌會士利瑪竇者開刱之始以天文及旁通之
學爲傳教之方由仕庶漸及於帝王無不欽仰
彼則因此宣揚聖教善哉此方也蓋以外才之
末藝即成己遠來救人之本務也然利公之入
中華也而於中華之風土人情語言文字以及（圖一〇）

六經子史等書無不盡暢其意故以中華文字
著書甚多今得其書者皆珍藏如寶彼又大德
深藏久而彌著故彼時之人咸喜相交愛敬親
炙而從教如流矣此中國開教始基之大畧也
迨後同會諸士接踵相繼者皆負奇才即吾通
國之鴻儒碩彦無可與擬者由是見愛於帝王
其最著者湯若望南懷仁徐日昇戴進賢巴多
明閔明我等此諸公之異巧技能天文曆法醫
道畫工等學超絕今古而郎世寧之畫工更惟
稱奇故當康熙皇帝之時不特時常召入内廷
詢及教理且所言無不服從中國曾奉旨傳教
即此時也猶憶自明紀萬曆以至清朝康熙將（圖一一）

二百年共計五帝皆有異寵殊恩褒嘉鉅典順
治時賜湯若望通微教師之號加官爲通政使
司通政使用二品頂帶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

又賜以建堂立碑之地康熙五十年重修宣武
門內南堂賜帑銀千金告竣後御題匾額曰萬
有眞元御題對聯曰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眞主
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雍正時賜戴進
賢官爲欽天監監正加禮部侍郎銜又康熙時
賜南懷仁官爲太常寺卿又加工部右郎管欽
天監事閔明我持兵部印文欽差往俄羅斯一
次徐日昇張誠賜官爲參領欽差往俄羅斯二
次蒙賜西安門內建造聖堂似此種種異寵不（圖一二）

敢多瀆於
宗牧之前畧提萬一則知二百年間中華之聖教
如日之升矣後諸會士以爲聖教既開根基已
穩才能無用故於技巧精藝均不習焉然不知
中國之聖教全賴西士之技藝維持既無動人
之才能故國寵因此日衰而窘難亦從此漸起
也當是時中華之聖教如停午之日移落於西
矣今也代牧畢加日當老而多病寔任事維艱
雖有新到之西士不按風俗冒失行事數致教
眾之亂不特才缺智少所辦多不妥協且有不
端之表招人輕厭觀其近況又若日之夕將入
於地矣凡守規之眾目擊現在情形無不咨嗟（圖一三）

痛泣認罪自責求
主息怒施仁者雖我等罪戾山積離羣失路惟仰賴
慈父大君垂恩救濟併求速賜我等主教重整教
務庶免豺狼吞羊倘開
洪恩俯允罪僕等則揮淚企望雖
上主降殃降祥神聖莫測然而先兆之示又不可不
察也經記　主降生時天下太平又　主在世
親示將來世終多兆是降福降罰均有兆矣由
此而推敝都中近況亦似有　主恩將及之一兆
云因今有貝勒名奕繪者斯人也乃今皇帝道光

之姪也因高公回國相托故與畢牧最爲相契
數載以來多蒙其護庇之恩且每月或一次或（圖一四）

二次親來面敘講求聖教之理欽天監彼已署
理五次曾云如實受管理之日必爲奏事保請
西洋先生此言非一次矣而畢牧每次辭云不
必奏請現今西洋無精藝明達之人眾聞之下
不勝憂慽豈眞西洋諸會中無人耶抑以畢牧
年老而錯所答耶雖然如此亦不能不深感
上主因此人之意毫爲無他實因深明教理之所
致也似此非　主將施恩之一預兆哉第思先
兆之示無非令人畏懼修省以善迎將來之禍
福也是以罪僕等預爲陳情泣訴者此也又議及
馬高現無備請之士即僅有二三乃於天文皆
不通曉倘　主恩一至而無堪勝斯任者將奈（圖一五）

之何若此刻方行陳懇九萬遙隔往返必俟數
載彼時眾羊待斃望救之苦不更甚於茲時哉
夫善機一至立應疾乘恐或失之矧數載之久
乎爲此罪僕等不避嚴誅苦懇哀鳴於
聖父仁君之前特選數位精於天文及他技能者
來澳備請必如前代耶穌中利湯南徐諸公不
但眾羊有依聖會亦以有賴也至論無鐸之區
山東爲最目今已十載矣此處遠京千有餘里
而羊眾每來畢牧前求救甚哀畢牧聞此慘聲
苦無以應且又老病心虛不奈煩聒甚至聞此
處人來即閉門不納惟命從人傳示而已苦何
極也雖畢牧所屬自己本處司鐸有餘然從不（圖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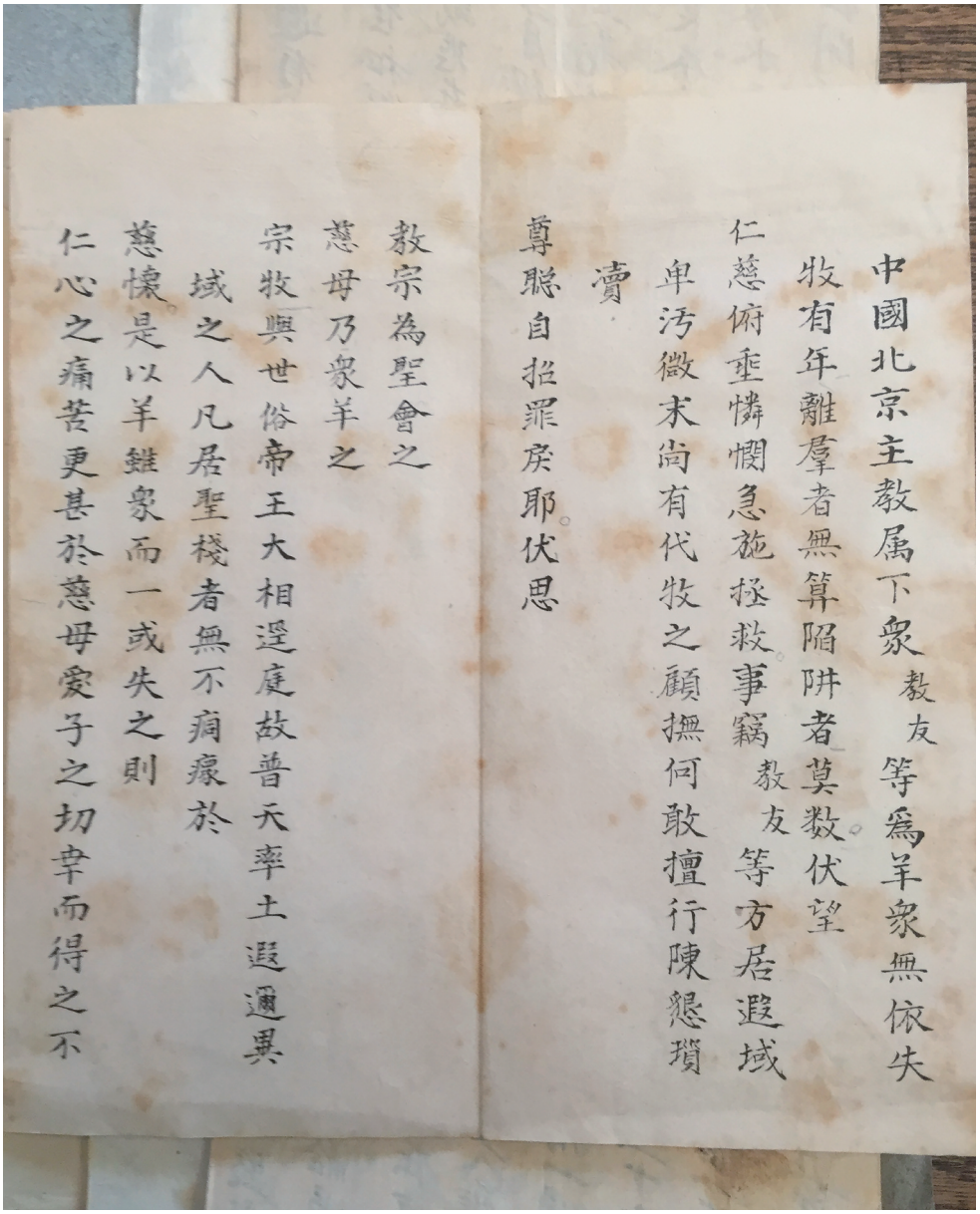
發給又非但山東如此即北京之外四五年無
鐸者更復不少何司鐸之缺若此耶因自塞辣
高公回國之後數年間亡者七位病重者三位
而現任事僅足十位矣況且學房久散難存修
道之人雖馬高若瑟堂尚可修道但此處又無

用心管理教書之人每有内地之人至此修道
或二年或半載即辭散而歸今已數次矣目下
司鐸即無接續相傳之人數年來臨終之人不
得終傅羣羊散亂不將俱墜永獄乎即就京都
堂中而論於高公回國之先司鐸在堂者或十位或
六七位往來不斷茲時僅止一位尚不能常因
京東及都城内外之教眾皆此位兼顧也堂中（圖一七）

惟有畢牧一人故有病或不行祭或祭於小堂是
以大堂　　聖體之前常無祭也至於都中教
眾四規數年前一年四次今者一年一次猶未
能週又在昔都中聖堂立有四處今也只剩一
處尚且不穩因畢牧年老久病倘彼今日去世則
此堂亦從今日即廢矣再耶穌會所留及中國
人所獻於堂中之產業今已賣盡而日用又將窮
此中國開教迄今二百餘年始末之大畧也恭惟
聖主統一天下愛人無方寔我罪僕之
慈母眾羊之善牧是以迫切呼號望救情殷懇念
赤子之沉淵急施拯救憐亡羊之失路速覓歸
棧倘蒙（圖一八）

殊恩格外矜全俯憐罪僕等哀求切望之苦情
准賜所求俾罪僕等免陷永獄從此有生之日皆
聖主特恩再造之年不獨我等感激無窮凡天下
萬國奉教之眾亦必皆頌颺
聖父大君一視同仁大公無外之
慈恩於世世矣眾教友等無任迫切待命之至爲此
哀鳴上
聞
時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聖神瞻禮日於北京
聖堂敬修

眾教友等仝頓首（圖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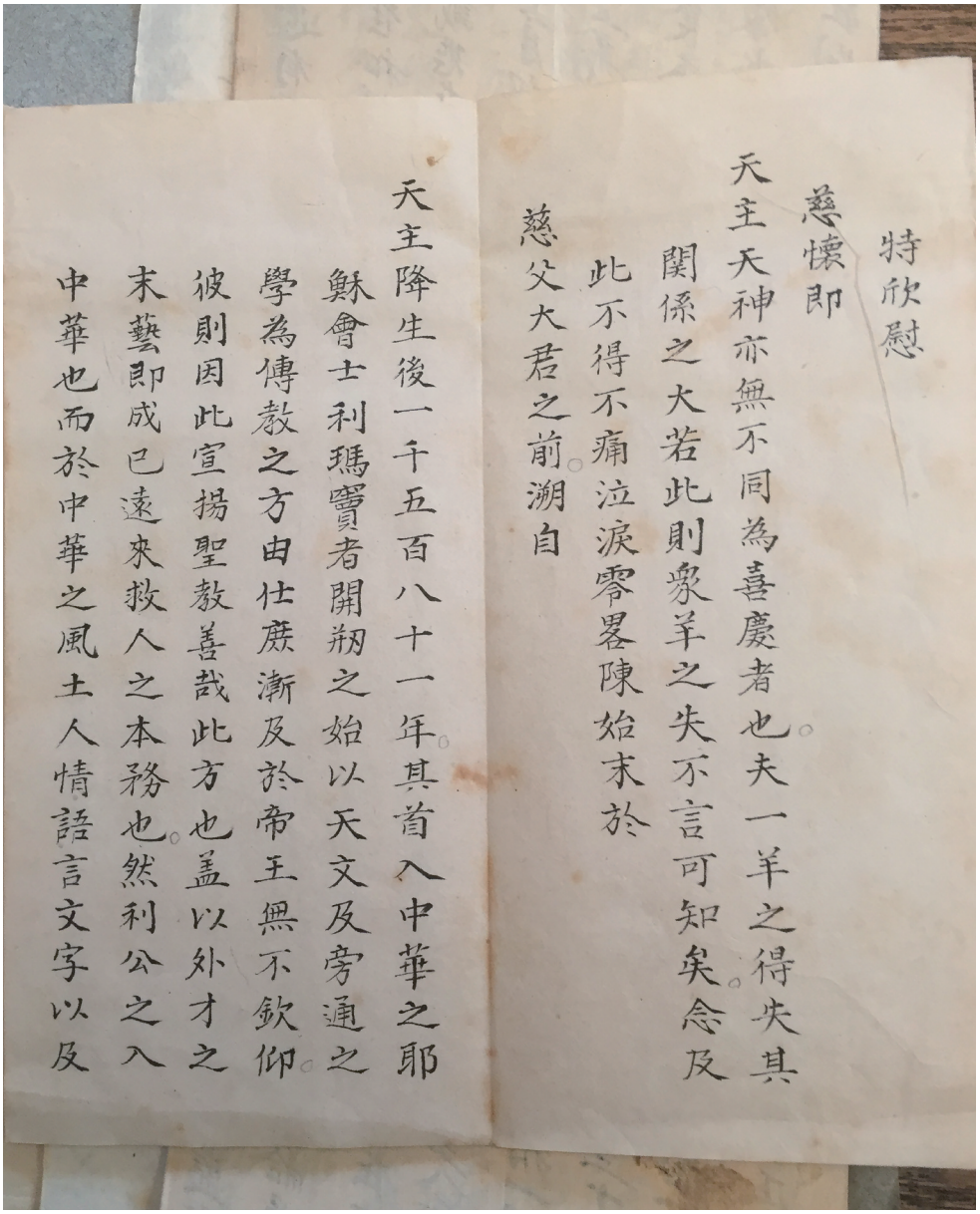


中國北京主教屬下衆教友等爲羊衆無依失牧有年離羣者無算陷阱者莫數伏望仁慈俯垂憐憫急施拯救事竊教友等方居遐域卑汚微末尚有代牧之顧撫何敢擅行陳懇瀆

尊聽自招罪戾耶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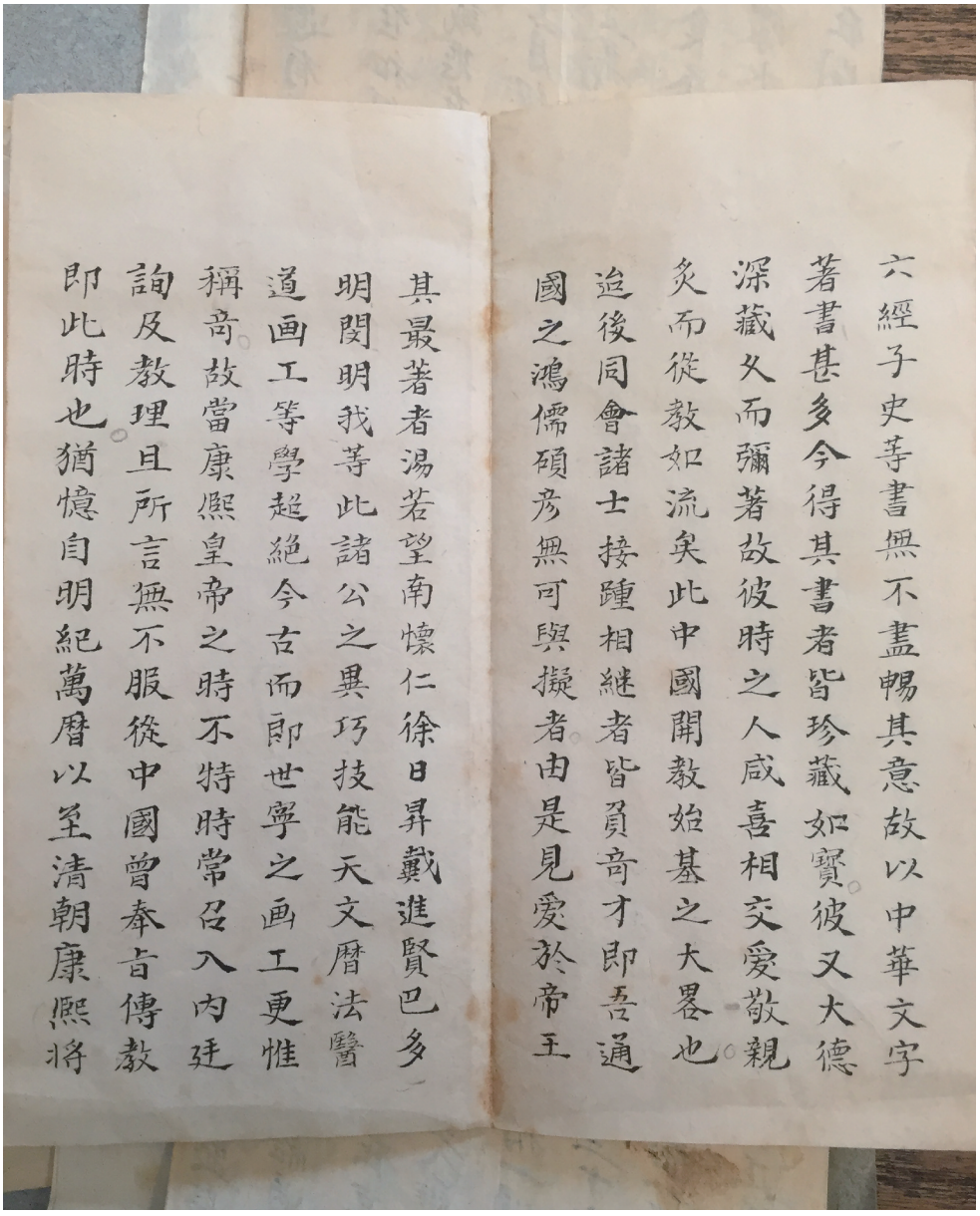
教宗爲聖會之慈母乃衆羊之宗牧興世俗帝王大相逕庭故普天率土遐邇異域之人凡居聖穢者無不痌瘝於慈懷是以羊雖衆而一或失之則仁心之痛苦更甚於慈母愛子之切幸而得之不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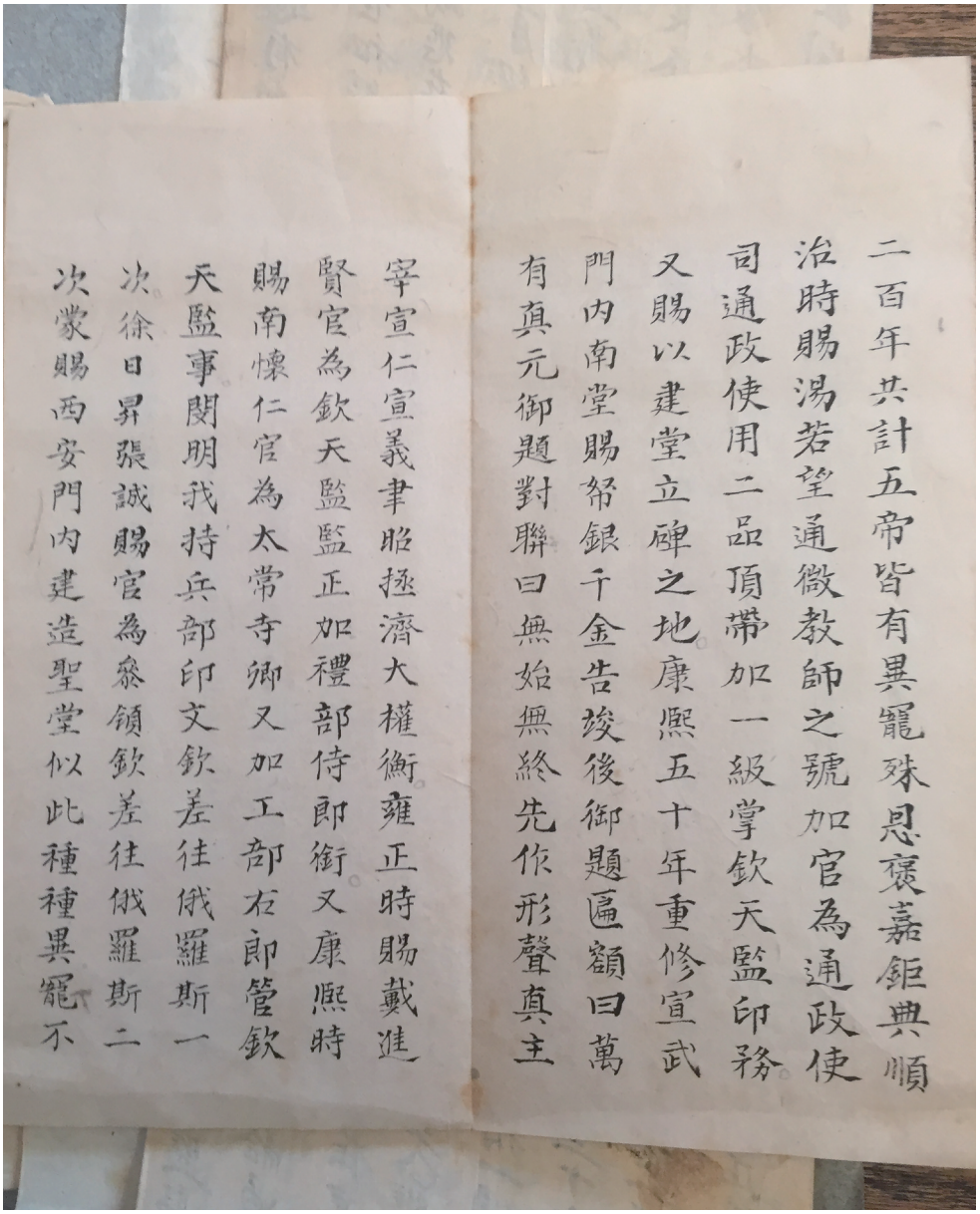
特欣慰
慈懷即
天主天神亦無不同為喜慶者也夫一羊之得失其
關係之大若此則衆羊之失不言可知矣念及
此不得不痛泣淚零畧陳始末於
慈父大君之前溯自
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其首入中華之耶
穌會士利瑪竇者開翔之始以天文及旁通之
學為傳教之方由仕庶漸及於帝王無不欽仰
彼則因此宣揚聖教善哉此方也蓋以外才之
末藝即成已遠來救人之本務也然利公之入
中華也而於中華之風土人情語言文字以及

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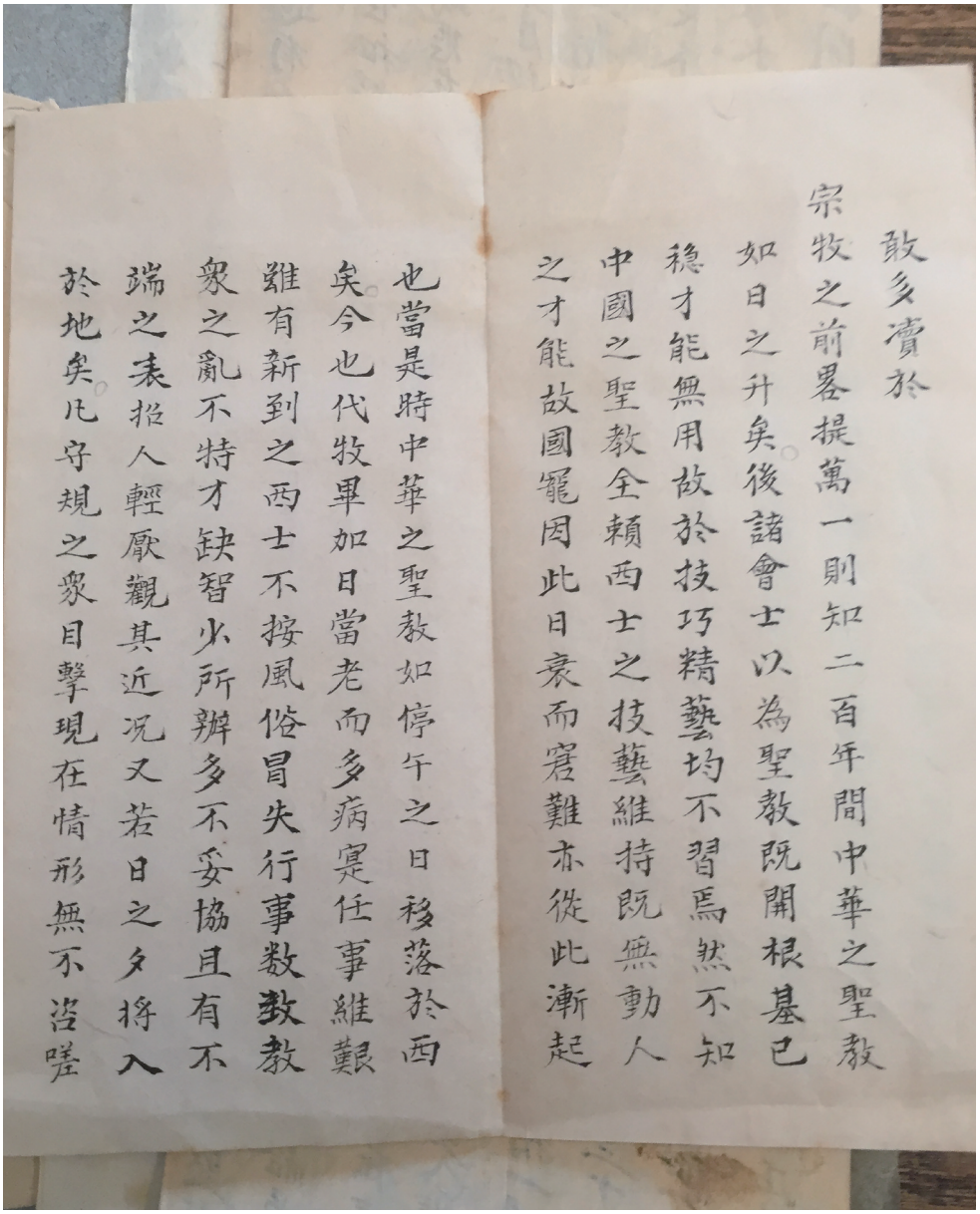
六經子史等書無不盡暢其意故以中華文字著書甚多今得其書者皆珍藏如寶彼又大德深藏久而彌著故彼時之人咸喜相交愛敬親炙而從教如流矣此中國開教始基之大畧也迨後同會諸士接踵相繼者皆負奇才即吾通國之鴻儒碩彥無可與擬者由是見愛於帝王其最著者湯若望南懷仁徐日昇戴進賢巴多明閔明我等此諸公之異巧技能天文曆法醫道畫工等學超絶今古而郎世寧之畫工更惟稱奇故當康熙皇帝之時不特時常召入內廷詢及教理且所言無不服從中國曾奉旨傳教即此時也猶憶自明紀萬曆以至清朝康熙將

圖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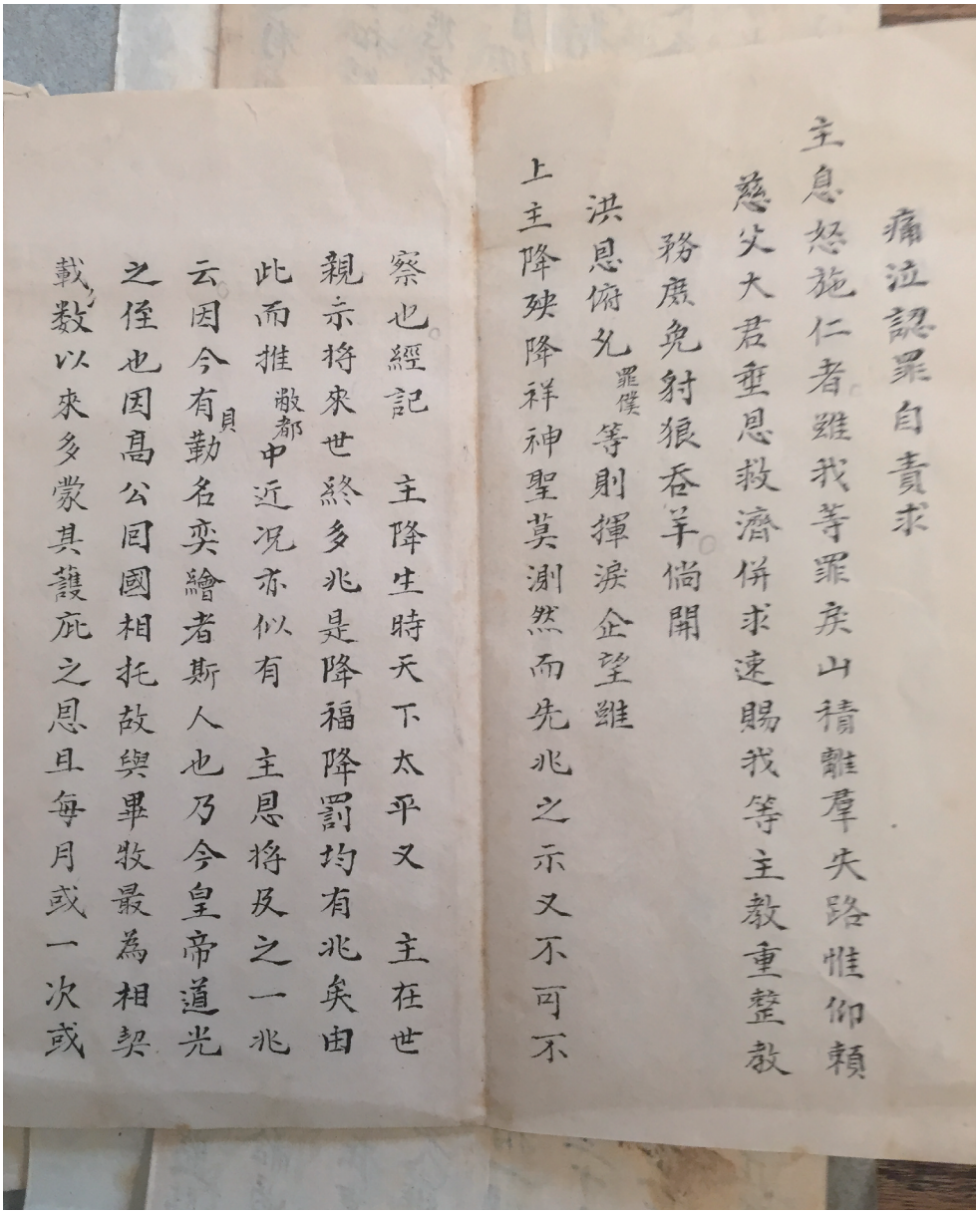
二百年共計五帝皆有異寵殊恩褒嘉鉅典順
治時賜湯若望通徵教師之號加官為通政使
司通政使用二品頂帶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
又賜以建堂立碑之地康熙五十年重修宣武
門內南堂賜帑銀千金告竣後御題匾額曰萬
有真元御題對聯曰無始無終先作形聲真主
宰宣仁宣義聿昭拯濟大權衡雍正時賜戴進
賢官為欽天監監正加禮部侍郎銜又康熙時
賜南懷仁官為太常寺卿又加工部右郎管欽
天監事閱明我持兵部印文欽差往俄羅斯一
次徐日昇張誠賜官為參領欽差往俄羅斯二
次蒙賜西安門內建造聖堂似此種種異寵不

圖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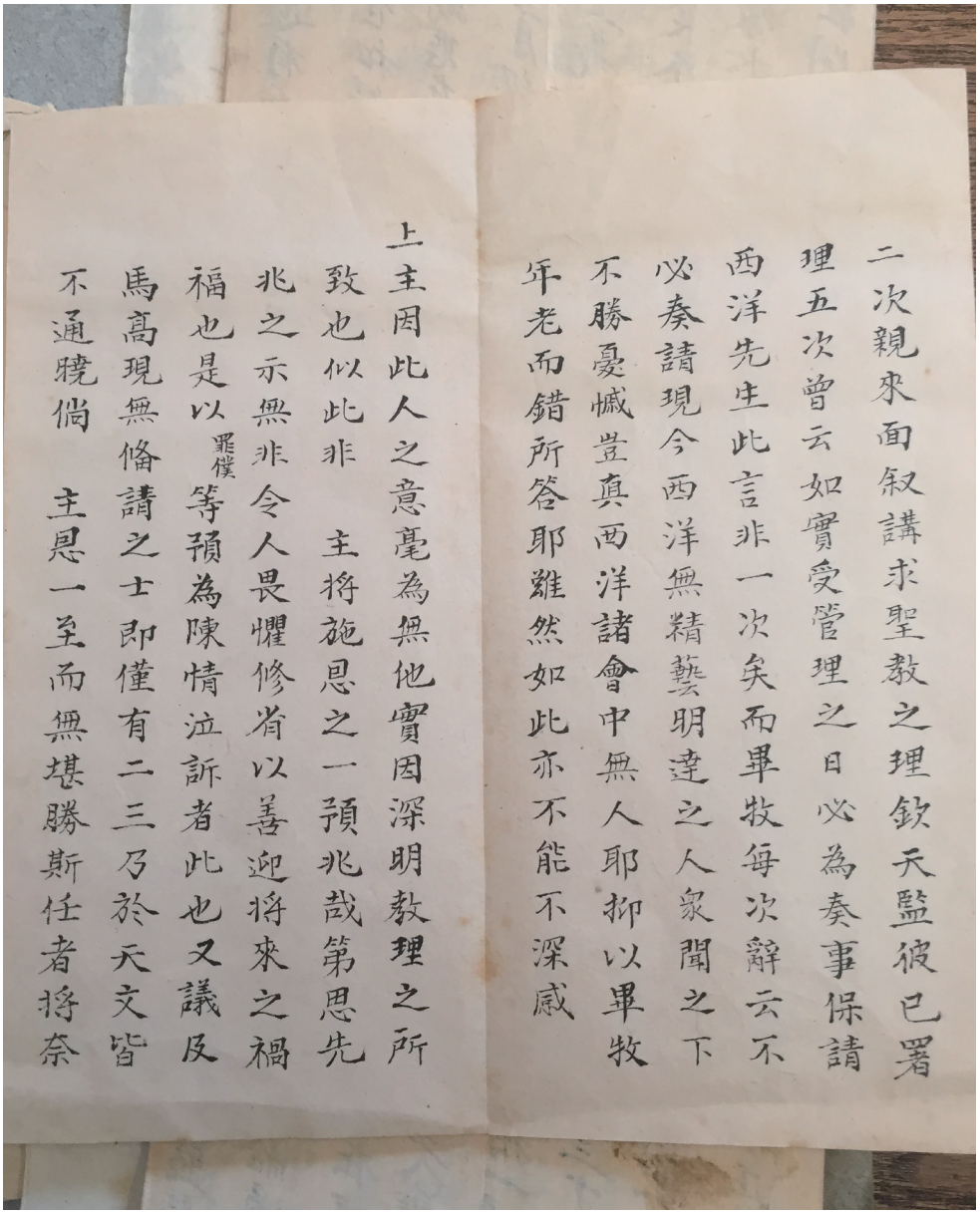


敢多瀆於
宗牧之前畧提萬一則知二百年間中華之聖教
如日之升矣後諸會士以為聖教既開根基已
穩才能無用故於技巧精藝均不習焉然不知
中國之聖教全賴西士之技藝維持既無動人
之才能故國寵因此日衰而窘難亦從此漸起
也當是時中華之聖教如停午之日移落於西
矣今也代牧畢加日當老而多病寔任事維艱
雖有新到之西士不按風俗冒失行事數數教
衆之亂不特才缺智少所辦多不妥協且有不
端之表招人輕厭觀其近況又若日之夕將入
於地矣凡守規之衆目擊現在情形無不咨嗟

圖一三


痛泣認罪自責求
主息怒施仁者雖我等罪戾山積離羣失路惟仰賴
慈父大君垂恩救濟併求速賜我等主教重整教
務庶免豺狼吞羊倘開
洪恩俯允罪僕等則揮淚企望雖
上主降殃降祥神聖莫測然而先兆之示又不可不
察也經記　主降生時天下太平又　主在世
親示將來世終多兆是降福降罰均有兆矣由
此而推敝都中近況亦似有　主恩將及之一兆
云因今有貝勒名奕繪者斯人也乃今皇帝道光
之侄也因高公同國相托故與畢牧最為相契
載，數以來多蒙其護庇之恩且每月或一次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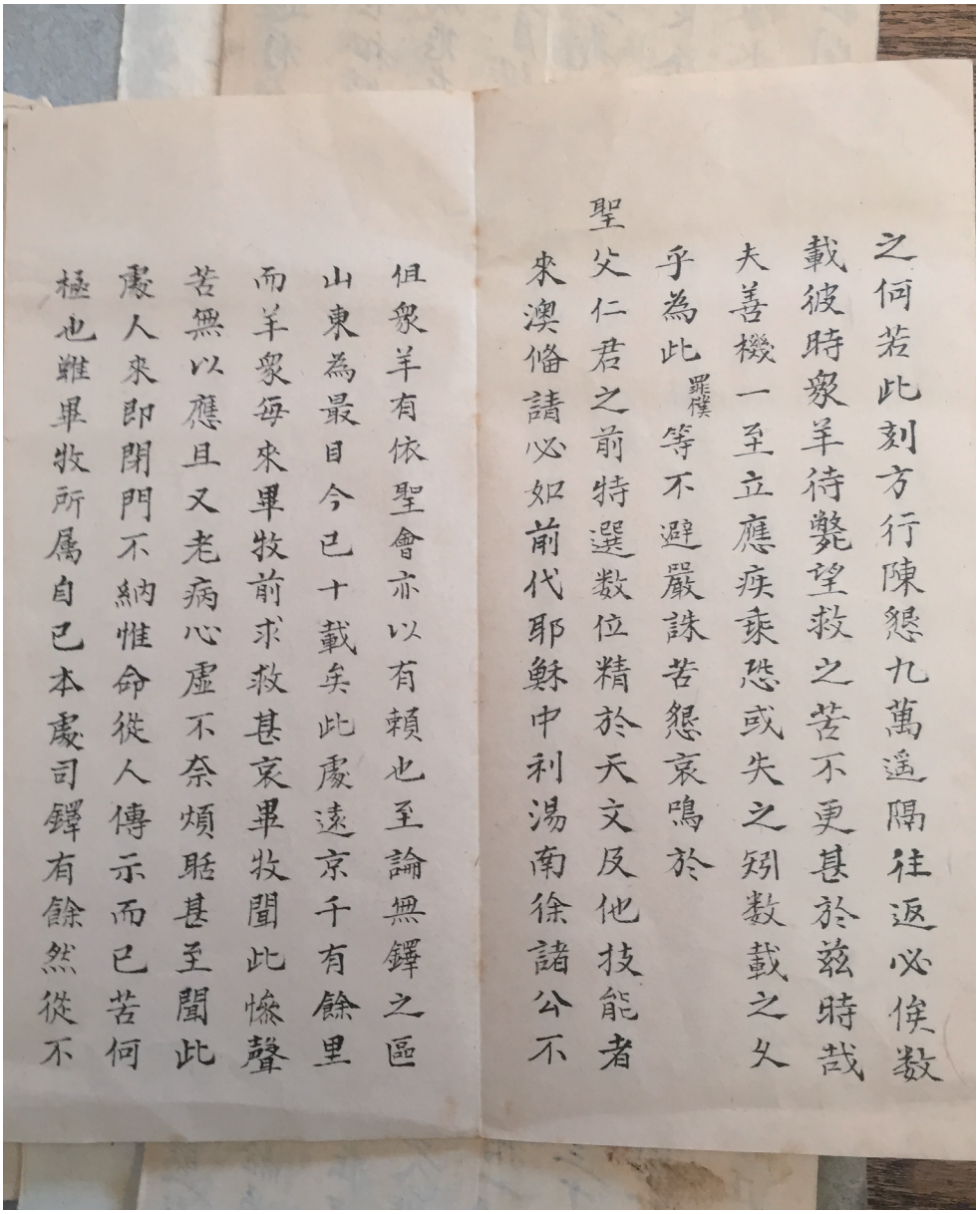
圖一四



二次親來面叙講求聖教之理欽天監彼已署理五次曾云如實受管理之日必為奏事保請西洋先生此言非一次矣而畢牧每次辭云不必奏請現今西洋無精藝明達之人衆聞之下不勝憂慽豈真西洋諸會中無人耶抑以畢牧年老而錯所答耶雖然如此亦不能不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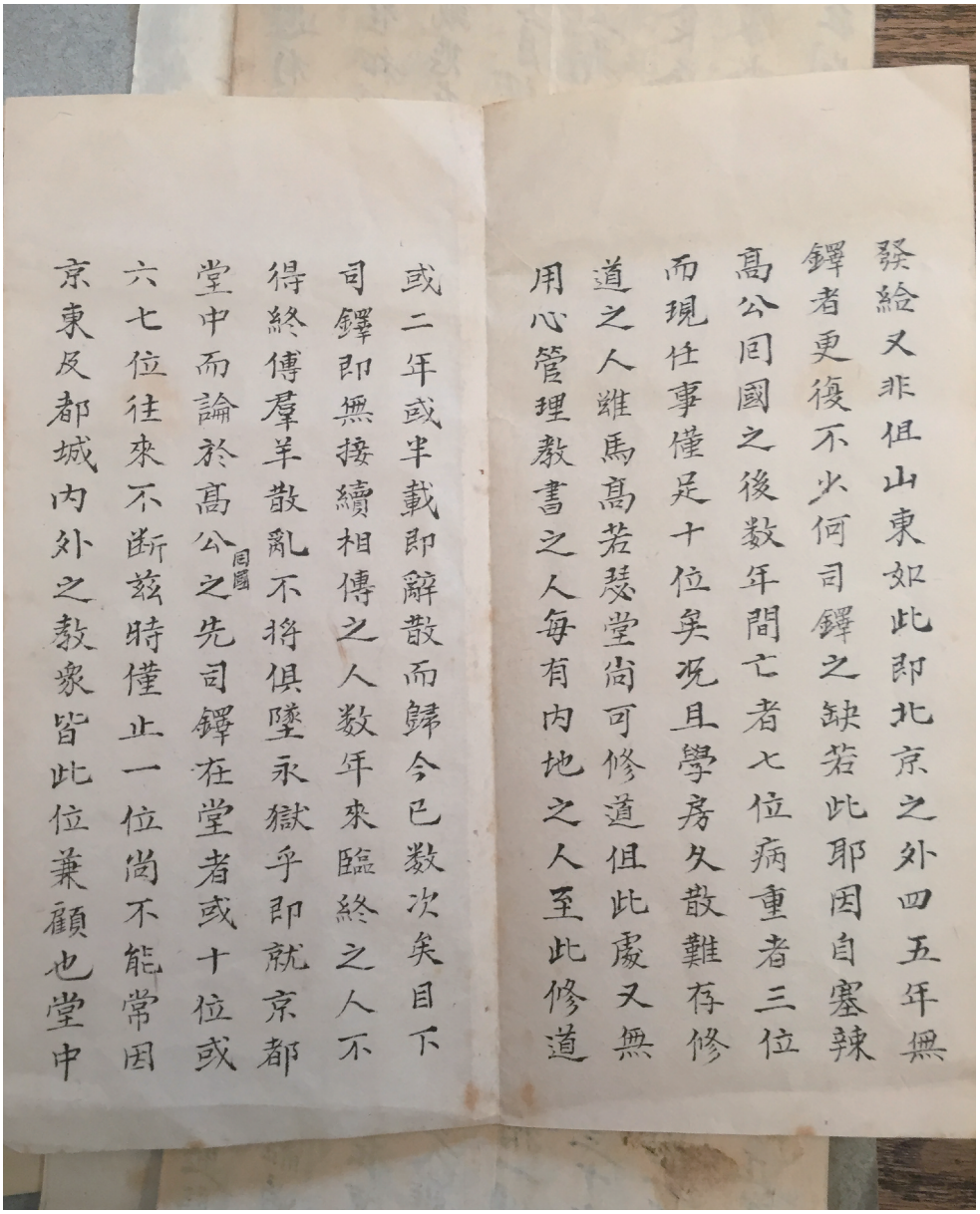
上主因此人之意毫為無他實因深明教理之所致也似此非　主將施恩之一預兆哉第思先兆之示無非令人畏懼修省以善迎將來之禍福也是以罪僕等預為陳情泣訴者此也又議及馬高現無恪請之士即僅有二三乃於天文皆不通曉倘　主恩一至而無堪勝斯任者將奈

圖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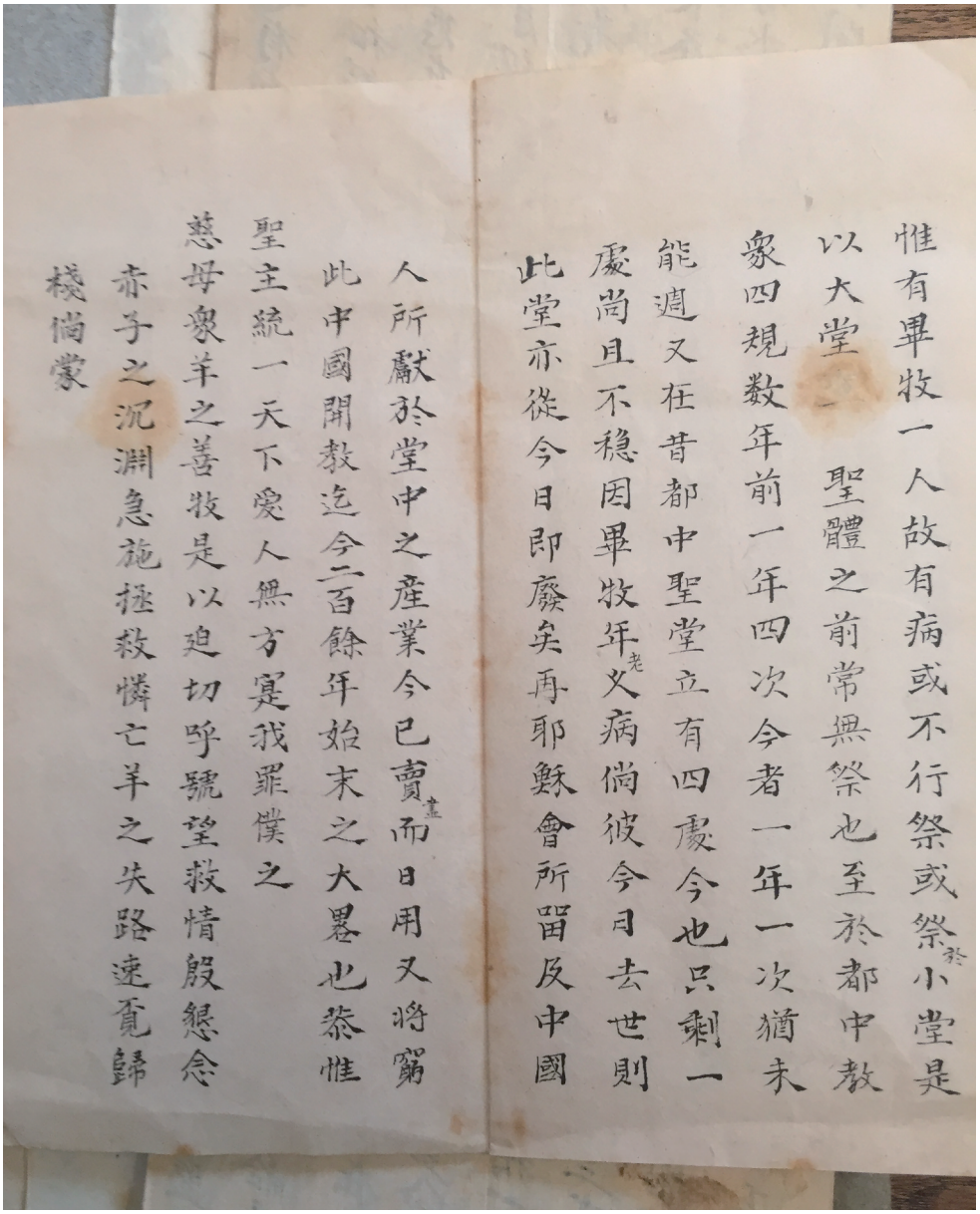
之何若此刻方行陳懇九萬遥隔往返必俟數
載彼時衆羊待斃望救之苦不更甚於茲時哉
夫善機一至立應疾乘恐或失之矧數載之久
乎為此羅僕等不避嚴誅苦懇哀鳴於
聖父仁君之前特選數位精於天文及他技能者
來澳倘請必如前代耶穌中利瑪南徐諸公不
但衆羊有依聖會亦以有賴也至論無鐸之區
山東為最目今已十載矣此處遠京千有餘里
而羊衆每來畢牧前求救甚哀畢牧聞此愴聲
苦無以應且又老病心虛不奈煩聒甚至聞此
處人來即閉門不納惟命從人傳示而已苦何
極也雖畢牧所屬自己本處司鐸有餘然從不

圖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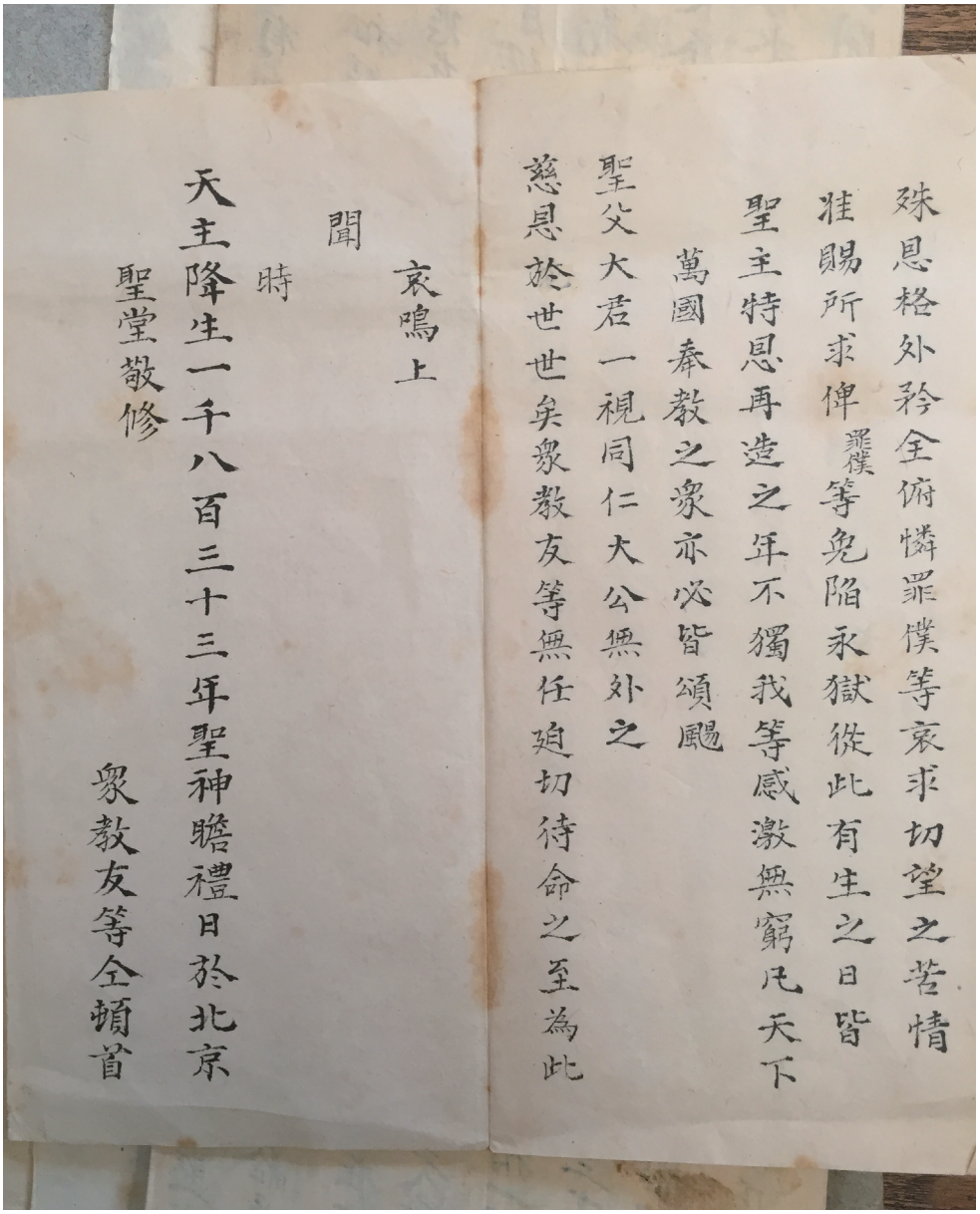
發給又非但山東如此即北京之外四五年無鐸者更復不少何司鐸之缺若此耶因自塞辣高公同國之後數年間亡者七位病重者三位而現任事僅足十位矣況且學房久散難存修道之人雖馬高若瑟堂尚可修道但此處又無用心管理教書之人每有內地之人至此修道或二年或半載即辭散而歸今已數次矣目下司鐸即無接續相傳之人數年來臨終之人不得終傅羣羊散亂不將俱墜永獄乎即就京都堂中而論於高公（同國）之先司鐸在堂者或十位或六七位往來不斷茲時僅止一位尚不能常因京東及都城內外之教衆皆此位兼顧也堂中

圖一七



惟有畢牧一人故有病或不行祭或祭於小堂是以大堂 聖體之前常無祭也至於都中教衆四規數年前一年四次今者一年一次猶未能週又在昔都中聖堂立有四處今也只剩一處尚且不稳因畢牧年老又病倘彼今日去世則此堂亦從今日即廢矣再耶穌會所留及中國人所獻於堂中之産業今已賣盡而日用又將窮此中國開教迄今二百餘年始末之大畧也恭惟聖主統一天下愛人無方寔我罪僕之慈母衆羊之善牧是以迫切呼號望救情殷懇念赤子之沉淵急施拯救憐亡羊之失路速覓歸棧倘蒙

圖一八


殊恩格外矜全俯憐罪僕等哀求切望之苦情
准賜所求俾罪僕等免陷永獄從此有生之日皆
聖主特恩再造之年不獨我等感激無窮凡天下
萬國奉教之衆亦必皆頌颺
聖父大君一視同仁大公無外之
慈恩於世世矣衆教友等無任迫切待命之至為此
哀鳴上
聞
時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聖神瞻禮日於北京
聖堂敬修
衆教友等仝頓首

圖一九

這封北京教友上教皇額我畧十六世的長信，寫於清朝禁教一世紀後。雍正、乾隆間雖然禁教，但是傳教事業仍未中斷。眞正對傳教事業的打擊，來自嘉慶十六年的禁令。這封長信披露了北京教友們對傳教事業的觀點。他們贊成早期耶穌會士以編修曆法等技藝，在宮行走，攀附貴人，以利傳教。他們抱怨當時的司鐸畢學源（Bishop Cajetan Pires Pireira C.M., 1769-1838）老廢，朝中沒有重要的官員或滿洲親貴能庇護傳教事業。信中提到貝勒奕繪（1799-1838）可爲傳教之助力，並抱怨畢學源竟主動拒絕奕繪的幫助。這封信雖然展現了教友們的在地觀點，但也可能是他們的一偏之見，畢竟當時傳教所面對的困難，遠非教友們所能想像。

畢學源是葡萄牙遣使會傳教士，當時爲北京教區宗座署理（1827-1838），他是最後一位在朝任職的傳教士。他和高守謙（Verissimo Monteiro de Serra, 1776-1852）兩人皆供職於欽天監，雖然受到禁教令的限制，但二人仍以技藝效力於清廷，同時奉獻於傳教事業。然而，當時教士的數量已遠不能滿足群羊望牧之需，因而請求教宗再派技能之士來朝廷任事，並幫忙主持教務。

奕繪，字子章，號幻園居士、太素道人等，爲乾隆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之孫、榮恪郡王綿億長子。道光六年（1826）以管理兩翼宗學事務，開始他的仕宦生涯，十年（1830）任正白旗漢軍都統，於道光十五年（1835）罷官，三年後去世，著有《觀古齋妙蓮集》、《寫春精舍詞》、《明善堂文集》，與王引之合編《康熙字典考證》等。[24] 奕繪曾署理欽天監事務，[25] 也因此和傳教士有更親密的接觸，「且每月或一次或二次親來面敘，講求聖教之理。」在高守謙回歐洲之際，他寫了下面兩首詩：

丁亥（1827）春日送西洋高道人守謙歸國

小坐畫堂嘗露酒，旋隨高士聽風琴。百年始覺天文密，一氣能吹樂理深。白髮老興鄉國感，滄溟歸弄海潮音。耶穌新教煩相示，千聖同修只此心。

滔滔閱世指狂流，突壑風波鼓未休。老眼明於千里鏡，歸帆高過十重樓。下看南極添星座，漸轉西洋繞地球。却笑古人聞見陋，近遷嶺表動鄉愁。[26]

高守謙是當時葡屬巴西人，遣使會士，嘉慶九年（1804）與畢學源同抵北京，後成爲北堂的管理人。十三年起供職欽天監，道光三年（1823）充監副，六年（1826）因病返澳門，十年（1830）返歐。此詩之作，已在高守謙離開北京之後。從詩中可以看出高守謙曾經向奕繪演說天主教的道理，詩中的「耶穌新教」指的是相對於「猶太舊教」的天主教，而非當時已漸入中國的基督新教。另外奕繪也從他那裡欣賞到西洋

[24] 見人名權威資料庫 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sncaccgi/sncacFtp?@@1788320188。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天文館古觀象臺合編，《清代天文檔案史料匯編》（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頁 218-219。

[26] 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449-450。

風琴演奏的音樂和天文學。第二首詩的末尾，奕繪提到了在滿人知識圈裡面應該早已經成爲常識的大地爲球形和在中國不可見的南極星，並以此嘲諷「古人聞見陋」。[27]

奕繪於道光十八年（1838），以四十之年去逝，北京教友們的期待終究落空。當時的教皇額我畧十六世雖然以保守著稱，但支持東方學和海外傳教事業。下面這一封信便是教友們對教皇派任新主教的謝函。

> 罪人巴斯弟央[28]等白罪人等蒙　上主及聖教會恩惠特派本牧主教蒞撫殘羊　恩命攸宣群情聳動更有鐸聲先到傳宣聖化比如待哺之兒嗷嗷啼飢忽得字乳之母懽樂蹈舞不知爲意從今以後罪人等永有依歸生死無憾此雖係　上主之至慈覆育群生之至恩然實緣
>
> 大聖父不棄遐賤謀猷盡善降福罪人之鴻恩也感激恩造與天無極慚悚罪陋曷能當之徒承格外之寵難報萬一之効惟有一死勉承
>
> 大聖父之志耳伏承　安候逖踰年數伏惟
>
> 大聖父座位　主恩加護體度萬康遠外瞻慕不勝區區下懷罪人等遠蒙下恤之恩殘羊成棧會內均保　主恩罔極感謝曷喻本方情形吉凶相伏喜懼參半夫新恩荐加眾靈咸甦此則三十餘年未有之喜慶也然時勢所阻本牧尚自栖遑道路徒貽驅馳之勞本鐸臨到僻陋苦況萬狀虞憂載目惡俗無良危機恒伏不敢恃爲久遠之安也伏惟我
>
> 大聖父代主宣化普施洪恩罪人等遠輸親足之誠特望降福我罪人等不勝感恩戴德懇求　天主保佑我
>
> 大聖父萬福（圖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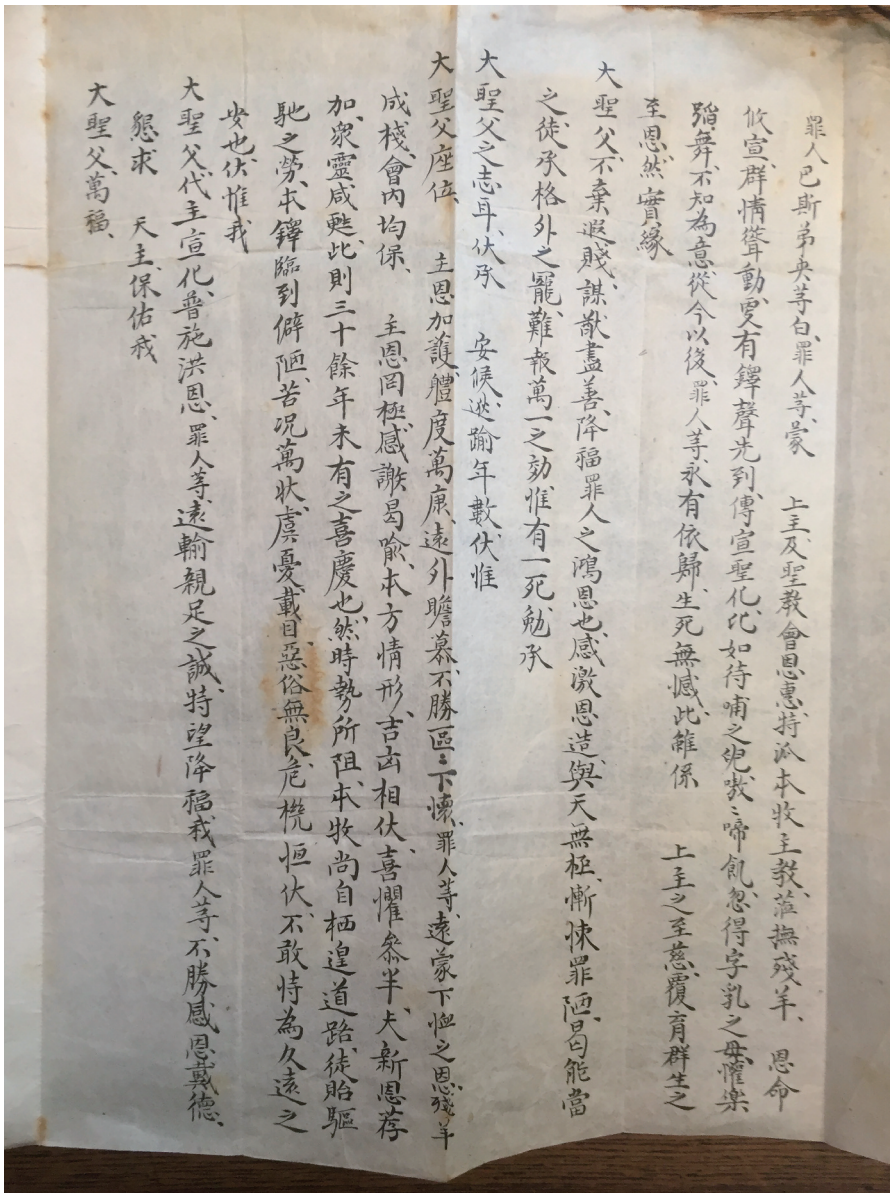
巴斯弟央是位中國神牧，信中除了請求宗座賜福外，也感謝教宗指派了新主教。這一封信沒有日期，也不知發信的地點，很難再確認信中的進一步資訊，如所指派的主教是誰？哪一個地區的主教？等等。雖然當時的中國教友欣欣望牧，教宗也如期所望地派出新的神牧。但是這些新的傳教士抵達中國後，將會發現獨立了近半世紀的中國教友已經不同以往，自主性很高。而教友們對於新來的傳教士，不諳中國語言與風俗，也迭有怨言。雙方期待很高，但是失望也很大。[29]

[27] 祝平一，〈跨文化知識傳播的個案研究：明末清初關於地圓說的爭議，1600-180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3（1998）：589-670。

[28] 爲 Sebastian 之音譯。

[29] Nicolas Standaert, “The Chinese Mission without Jesuits: The Suppress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China,” *Ching Feng* 16.1/2 (2017): 79-96.

上述兩封信都是默作凡德重拾中文以前的文獻，所以很可能不是他負責教務以後的工作檔案，而是他學習中文的材料。額我畧十六世是默作凡德的恩庇人，他喜歡默作凡德的語言能力，甚至以此展演，取悅各地來訪的貴賓。額我畧十六世於一八四六年去逝，默作凡德則病逝於一八四九年。身爲樞機主教的默作凡德，在當時依然騷動的義大利革命年代中，繼續擔當皈依猶太人和外國人告解師的任務，盡守他善牧的職責。一八五七年，教宗庇護九世（Beatus Pius IX, 1792-1878）購買了默作凡德多語種的藏書捐贈給波隆納大學圖書館，伴隨著他一生的語言圖書，最終又回到他心愛的故鄉。波隆納大學也因而有一間以他爲名的檔案室，紀念他的貢獻。



圖二〇

Carlo 的家本身就是一座仿如迷宮的圖書館，四壁和地上全是書，全是書！

我問他你還買書？

「還買，但大部分是人家送的。所以家裡很亂，放不下。」

「那你會賣掉一些嗎？」

「哦，不、不。我不賣書。」

我見到了一個眞的終身想與書爲伍的人。（他對電子文本、資料庫與閱讀間的關係，也有所批評。）也令我想起另一個不賣書的日本學者田仲一成：他買了好幾間房放書。

Carlo 就住在波隆納著名的雙塔旁，直望出去，雙塔高聳。上面還銘刻著但丁，這位他最喜愛且朗朗上口的詩人，的詩句：

As when one sees the tower called Garisenda
from underneath its leaning side, and then a cloud
passes over and it seems to lean the more,
thus did Antaeus seem to my fixed gaze
as I watched him bend...

「你有想要出回憶錄嗎？」他哈哈大笑。我不是第一個問他這個問題的人。

他說：「學者的生活很無聊啊，就是家、辦公室、圖書館，有什麼好寫的？」

也是，我可以理解。天何言哉？凡德默作。即使沒有自傳，Carlo 就像 Antaeus，曾引領無數的後學到達安全之所；從地面仰望雲彩飄過的 Garisenda 恰如他的身影。